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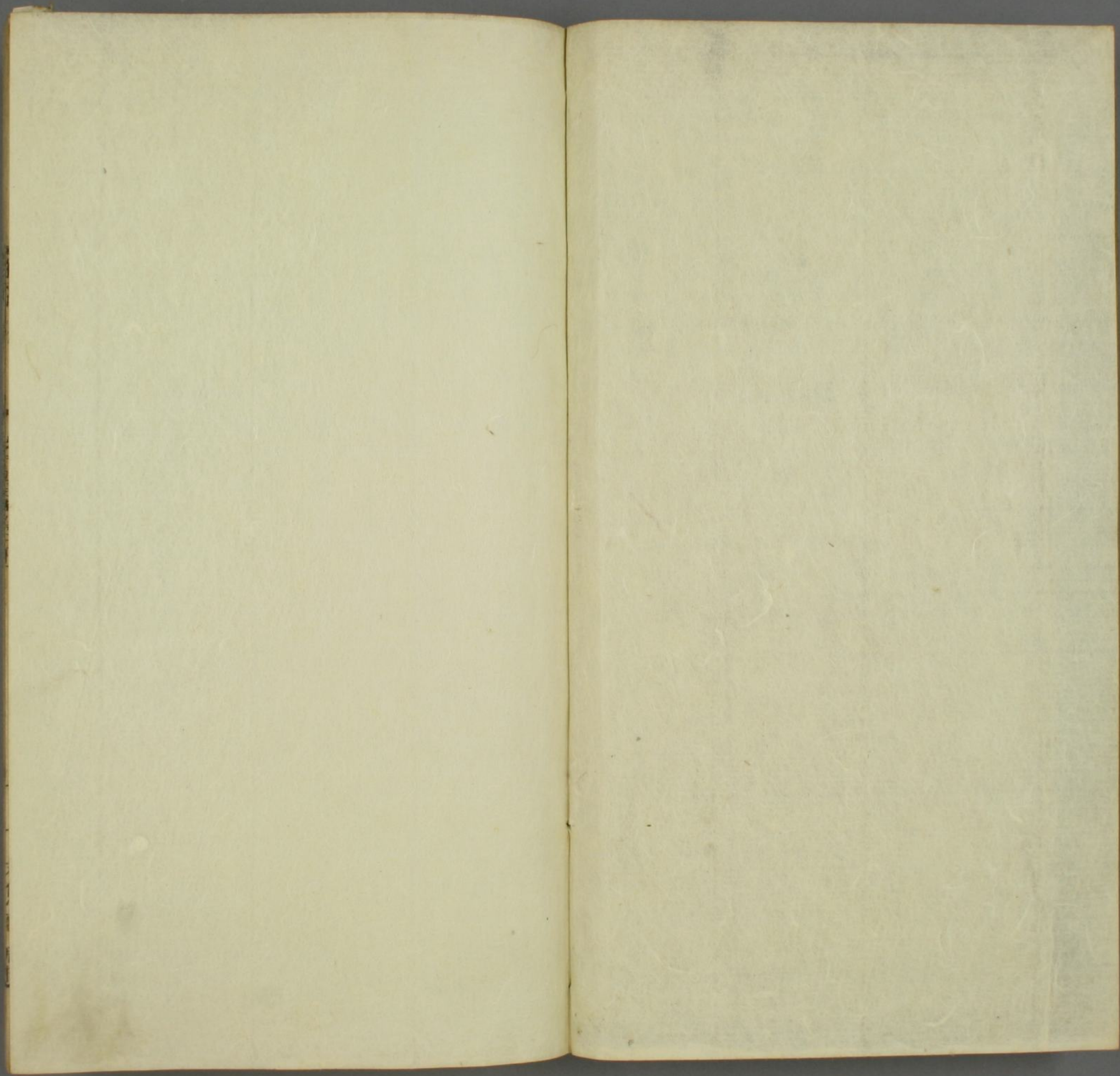
通考

自二十一至二十六

六

112 ⁴⁵
100
6





4 12
100
6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一

宋鄱陽 馬端臨 貴
明蘄陽 馮天馭 雁



市糴考 糴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今有緩
急故物有輕重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則民所急則貴人君不理則
畜賈游於市謂賈人之多蓄積也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給足也以故
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
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積
也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謂富人多藏穀也民有餘則輕之故
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之時
重之時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
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六斛四斗為一萬鍾鏹錢貫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

市糴

文獻通考卷二十一

一

劉佑寫 周目

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謂未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豪謂輕管子曰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美美餘也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術焉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者與當為也威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磽人所食則必積委幣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必有萬鍾之藏藏千萬室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其穀價國穀三分則二分在

上矣言先時帛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秦春國穀倍重數也秦夏賦穀以理田土秦者約中熟為準耳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三有歸于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人既無幣請輸穀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五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此人謂士工商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

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碩除十一之稅十五碩餘百三十五碩食人月一碩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碩碩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糶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人終歲長四百石官糶三百石此為糶中熟自三餘三百碩官糶二百石此為糶二而舍一也下熟自信餘百石石云云下熟糶一謂之平分百石之一也小飢則收百石平歲百畝之收收百五十石今中飢七十石收二也大飢三十石收三之一也以此推故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也

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官以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糶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

按古今言糶糶斂散之法始於齊管仲魏李悝然管仲之意兼主於富國李悝之意專主於濟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則桑孔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皆宗此說然山海天地之藏關市物貨之聚而豪強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至於農人服田力穡之贏餘上之人為制其輕重時其斂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諉曰國家不取必為兼并者所取遂斂而不復散而資以富國誤矣

漢五鳳中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

市糶 糶 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周卒六萬人宜糶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

按後漢書劉般傳顯宗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以為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然則豈後來卒置之歟般所言即後世常平之弊常平起於孝宣之時蓋至東漢而其弊已如此矣

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糶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糶之法此事久

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富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利而末作不可禁也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糶儉則糶以利百姓

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為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十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治建業今江寧郡南徐州二百萬治京口今丹陽郡各於郡所

糶南荆河州二百萬治壽春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

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治長沙市米布蠟司州二百

五十萬治襄陽西荆河州二百五十萬治歷陽南兖州二百五十

萬治廣陵雍州五百萬治襄陽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後魏孝莊時秘書丞季彪上奏曰今山東飢京師儉臣以為宜

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減私之十二糴之如此人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收內兵資與人和糴積為邊備也

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

齊制歲每人出粟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室義租納郡以備水旱穀貴下價糴之賤則還用所糴之物依價糴貯

後周文帝創置六官司倉掌辦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斂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帝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為限

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

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

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

年之儲雖水旱為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

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

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

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

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

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

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

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

河廓邠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

社倉準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

過四斗

致堂胡氏曰賑饑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幾乎儲備如此他日關中大旱民猶不免食粟糠豆屑帝親帥之如洛陽就食況素無備乎百姓知擠于溝壑耳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達之人耳縣邑鄉遂之遠安能扶攜數百里以就會合之廩哉能賑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視流散無矜恤之心則國家大禍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壅矣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文當縣置社倉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郵農之政民其庶有瘳乎

唐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
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
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土地所宜寬鄉敏以所種狹
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賈
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爲差下下戶及夷
獠不取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爲種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
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
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

開元七年勅關內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揚襄夔綿益彭蜀
資漢劔茂等州並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
州一千貫每糶具本利與正倉帳同申

二十二年勅應給貸糧本州錄奏待勅到三口以下給米一石
六口以下給米兩石七口以下給三石如給粟準米計折

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升以爲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石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準粟者稻穀一斗五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折納糙米一石四斗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和糴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石

關內道 五十八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東道 十一萬二千二百九十九石

河西道 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五石

隴右道 十四萬八千二百四十四石

諸色倉糧總手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倉 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一石

大倉 七萬一千二百七十七石

金粟倉 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

太原倉 二萬八千一百四十五石

永豐倉 八萬三千七百三十三石

龍門倉 三萬三千二百五十五石

正倉糧總四千三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關內道 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 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東道 九千五百八十八萬九千七百五十五石

河西道 七十五萬二千六百五十五石

隴右道 三十七萬八千七百五十五石

劍南道 九百四十四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

河南道 五百八十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石

淮南道 六百五十二萬八千九百五十五石

江南道 九百二十七萬八千八百五十五石

山南道 四百八十二萬三千八百五十五石

義倉糧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六石

關內道 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五十二石

河北道 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五十二石

河東道 七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一十一石

河西道 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十三石

隴右道 三十萬三千四百一十四石

劍南道 二十七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

河南道 九千七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 四百八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 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七百七十五石

山南道 二百八十七萬八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倉糧總四百六十二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關內道 三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七石

河北道 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市糴

文獻通考卷二十一

七

河東道

五十三萬五千

河西道

三萬一千

隴右道

四萬二千八百

劍南道

九萬七千

河南道

百二十一萬二千

淮南道

八萬一千一百

山南道

四萬九千一百

江南道

缺

二十八年勅諸州水旱皆待奏報然後賑給道路悠遠往復淹遲宜令給訖奏聞

天寶六載太府少卿張瑄奏准勅節文貴時賤價出糶賤時加價收糶若百姓未辦錢物者量事除糶至粟麥熟時徵納臣商量其除糶者至納錢日若粟麥雜種等時價甚賤恐更迴易艱辛請加價便與折納

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後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

年凶荒潰散餓死相食不可勝計陛下卽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倉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蹙迫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丘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糶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糶京師糧廩益羨自是玄宗不復幸東都

按唐都關中而關輔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故常恃轉漕東南之粟而東南之粟必先至東都然後浮河渭沂流以入關是以其至也采難故開元以前歲若

不登天子常移蹕就食於東都自牛仙客獻策和糴然後始免此行然肅代之後既無東幸之事東南餽餉稍不至則上下皇皇立有菜色之憂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諸侯國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賦稅米粟則未嘗徵之當時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稅取之千里之內而自足不聞其責餉運於畿外之諸侯糴米粟於畿內之百姓也然則不能量入爲出以制國用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爲法以取之祇益見其不足耳

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遞輸京倉者百餘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糴

貞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爲吐蕃蹂躪者二十年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戍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

於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計諸縣船車至太倉穀價四十餘米價七十則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要江淮米至河陰者罷八十萬斛河陰米至太原倉者罷五十萬太原米至東渭橋者罷二十萬以所減米糴江淮水災州縣斗減時價五十以救之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時估三十以利農以江淮糴米及減運直市絹帛送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贄議

貞元四年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然後貯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糴多抑配配或物估踰於時價或先斂而後給直追集停擁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忻便樂輸

憲宗卽位之初有司以歲豐孰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

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

白居易疏曰和糴之事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凡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則不然配戶督限蹙迫鞭撻甚於稅賦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且本請和糴惟圖利人人若有利目然願來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是真得和糴利人之道又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納斗斛免令賤糶別納見錢在於農人亦真為利況度支比來所支和糴價錢多是雜色匹段百姓又須轉賣然後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偷貨易不免損折所失過本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稅錢使納斗斛則既無賤糶麥粟之費又無轉賣匹段之勞利歸於人美歸於上則折糴之便豈不昭然由是而論則配戶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臣

久處村閭曾為和糴之戶親被迫蹙實不堪命臣近為畿尉曾領和糴之司親自鞭撻所不忍聞伏望宸衷審賜詳察

元和七年戶部奏今年冬諸州和糴貯粟澤潞四十萬石鄭滑易定各一十五萬石夏州八萬石河陽一十萬石太原二十萬石靈武七萬石振武豐州鹽州各五萬石凡一百三十萬石令於時價每斗加十文所冀人知勸農國有常備

元和六年制京畿舊穀已盡粟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諸道州府有乏糧處依例借貸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賑貸並停徵容至豐年然後填納

十二年詔諸道應遭水州府以當處義倉斛斗據所損多少量事賑給訖具數聞奏

十三年戶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州府常平義倉等斗斛請準舊例減估出糶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縣得專以利百

市糴糶
姓從之

長慶元年以京北京西和糶擾人罷之

四年詔於關內關外折糶和糶一百五十萬石用備饑歉

寶曆元年以兩京河西大稔委度支和糶二百萬斛以備災沴

開成元年戶部奏應諸州府所置常平義倉伏請今後通公私

田畝別納粟一升逐年添貯義倉斂之至輕事必通濟歲月稍

久自致盈充縱逢水旱之災求絕流亡之慮從之

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錢歲增市之非遇水

旱不增者判官罰俸書下考州縣假借以枉法論

宋太祖皇帝乾德元年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歲或小歉失

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所收二稅石別

稅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與民

三年詔民有欲借義倉粟充種食者令州縣即計口給計以聞

勿俟報義倉不足當發公廩者奏待報

四年詔曰諸州義倉用振乏絕頗聞重疊輸送未免勞煩宜罷

之

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許商人輸粟優其價令執券抵江淮

給其茶鹽每一百萬石爲一界祿仕之家及形勢戶不得輒入

粟

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

價以糶令有司虛近倉以貯之俟歲饑即減價糶與貧民

五年令諸州置惠民倉如穀稍貴即減價糶與貧民不過一斛

真宗咸平二年於福建置惠民倉

真宗景德三年詔於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兩浙

各置常平倉惟公邊州郡則不置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一二萬

貫小州或二三千貫付司農司係帳三司不問出入委轉運使

併本州委幕職一員專掌其事每歲秋夏加錢收糶遇減價出糶凡收糶比市價量增三五文出糶減價亦如之所減不得過本錢大率萬戶歲糶萬石止於五萬石或三年以上不經糶即回充糧廩別以新粟充數

天禧四年詔荆湖川陝廣南並置常平倉

又詔諸州通河及大路人煙繁處多糶其僻在山險之處止

約本處主客戶收糶

咸平六年出內府綾羅錦綺計直百八十萬貫與河北轉運使

定價市鬻糶粟實邊

景德元年内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自兵罷後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即止市糶大中祥符初連歲登稔乃令河北河東陝西增糶靡限常數

初河東既下減其租賦是後有司言其地沃民勤多積穀乃

請每歲和市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又京東西河北

陝西切須糧食則州縣括民家所積量市之謂之推置取上

戶版籍酌其輸租而均糶之謂之對糶皆非常制江淮湖浙

諸州置場和糶以裨歲漕

天聖三年權三司使范雍言天下和買和糶夏秋糧草雖逐處

開場多被經販行人小估價例外面添錢收買候過時乘官中

急市即添價却將糶買者中賣致糧草怯弱枉費官錢不便乞

行下及早開場依見賣時估趁時糶買不得容信作弊又臣僚

言入中諸般糧草準備軍需其中有所定物價高大所入糧草

低弱蓋因逐數官員自將收獲職田及月俸餘剩或糶買麤弱

斗斛中糶是以互相容隱致虧損官錢軍人請得惡弱口糧或

形嗟怨乞嚴禁絕從之 陝西糶穀歲預給青苗錢自天聖中

罷不復給

河北舊有便糴之法聽民輸粟邊州置京師給以緡錢錢不足
卽移文外州給之又折以象牙香藥景德元年三司請令河北
有輸粟入官者準便糴粟麥例給八分緡錢二分象牙香藥其
廣信安肅北平粟麥悉以香藥博糴從之自有事二邊戍兵寢
廣師行饋運仰於博易有司務優物估以來輸入

仁宗留意兵食發內藏庫金帛以助糴者前後不可勝數寶
元中出內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以賜三司因諭輔臣曰此無
用之物既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邊亦可紓吾
民之斂

神宗留意邊備務廣儲蓄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萬賜河
東經畧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樁以備邊費自是三路封
樁所給不可勝計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務或取之他路轉
運司或賜常平錢或鬻爵給度牒而出內藏錢帛不與焉

元豐元年詔河東路十三州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自今罷之
以其錢付轉運司市糴草

時三司戶部副使陳安石言十三州二稅三十九萬二千餘
石和糴八十二萬四千餘石所以災傷舊不除免蓋十三州
稅輕又本路恃爲邊儲理不可闕其和糴舊支錢布相半數
旣畸零民病入州縣之費以鈔貿易於市人畧不收半公家
實費民間乃得虛名欲自今罷支糴錢歲支與沿邊州郡市
糧草封樁遇災傷據民不能輸數補填如無災傷三年一免
輸朝廷用其議

五年詔以開封府界諸路封樁闕額禁軍及淮浙福建等路剩
鹽息錢並輸糴便司爲本尋詔瀛定澶等州各置倉凡封樁三
司毋關預委度支副使蹇周輔專其任

結糴 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

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糶多散官或浮浪之
人有經年方輸者詔措置熙河財用孫迥究治以聞

寄糶 元豐二年糶便糧草王子淵論綱舟利害因言商人入
中歲少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糶之法以權輕重

俵糶 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貫帝
惟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糶非特省六十七萬緡歲漕之費且

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住糶即百姓米無所難
自然價損非唯實邊亦免傷農帝以為然乃詔歲以末鹽錢

鈔在京粳米總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
入多寡預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糶粟麥封椿即

物價踴躍止入中聽糶便司究用須歲豐補償

均糶 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奏行之以人戶家業田土頃
畝均敷上等則所均斛斗數多下等數少 五年言者謂均

糶之法推行往往不齊故有不先椿本錢已糶而不償其直
或不度州縣之力而數數過多有一戶而糶數百石者於是
詔諸路毋輒均糶既而州縣以和糶為名裁價低下轉運司
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糶之數詔約止之

博糶 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
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糶 崇
寧五年詔陝西錢重物輕委轉運司措置以銀絹絲紬之類
博糶斛斗以平物價

兌糶 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糶 元
祐二年嘗以歲豐麥賤下諸路廣糶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即
許變轉兌糶

括糶 元符元年涇原經畧使章粦請並邊糶買務勝諭民毋
得與公爭糶即官儲有乏括索蓄家量存其所用盡糶入官

按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於糶也平糶法始於魏李惺然豐則取之於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糶充他用至於宋而糶遂為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糶寄糶俵糶均糶博糶兌糶括糶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姦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又法令素寬致有此弊後來懲其弊所以只糶之於民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為商所虧終也民又為官所虧其失一也

先是常平倉領於司農寺景祐初始詔諸路轉運使與州長吏舉所部官專主常平錢粟既而淮南轉運使吳遵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纔四十餘萬歲飢不足以裒願自經畫為二百萬他毋得移用從之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出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久之數移用畜藏無幾自景祐初畿內饑詔出常平粟貸中下戶三斛慶曆中詔京西發常平粟以賑貧民自是數以賑貸而聚斂者或增舊價以糶欲以市恩詔戒之又詔歲歉發以濟饑者不復督取然常平之積不厚亦以出多入少故也

自乾德初置義倉未久而罷明道二年詔議復之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上疏行隋唐故事請復置大畧謂宜令五等以上戶計夏稅二斗別輸一升隨稅以入水旱減稅則免輸擇便地別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今以一中郡計之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歲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可備饑歉兼并之家占田廣

則義倉所入多中下之家占田狹則義倉所入少及水旱賑給則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中下之民實受其賜損有餘補不足天下之利下其事會議而議者異同遂詔止今上三等戶輸粟已而復罷慶曆初賈黯又請立民社義倉然牽於衆論終不果行

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萬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萬一千一百五十七石

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條例司請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斗斛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糶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給者聽之今隨稅納斗斛半爲夏料半爲秋料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賤納錢者皆許從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

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糶所及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使農人得以趨時赴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少分遣官提舉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有緒乃推之諸路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轉移法並從之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諸路各置提舉一員以朝官爲之管勾一員京官爲之或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

按青苗錢所以爲人害者三曰徵錢也取息也抑配也今觀條例司所請曰隨租納斗斛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未嘗專欲徵錢也曰凡以爲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未嘗取息也曰願給者聽則未嘗抑配也蓋建請之初

姑爲此美言以惑上聽而厭衆論而施行之際實則不然也

初王安石欲行青苗法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爲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則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推行此法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乃止會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召議事奏乞度牒數千道爲本錢於陝西轉運司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請施之河北安石遂行之四方蘇轍以議不合罷

熙寧二年帝閱羣臣奏以儀鸞司官孫思道言坐倉事善之坐倉者以諸軍餘糧願糶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也詔條例司條議以聞條例司請如嘉祐附令數坐倉故事行之

曾公亮謂支米有量數不同難以立價帝曰家各有斗人自知其所得之多寡雖定價庸何傷然此法第以卹軍班防監人可也安石曰誠然今立價自一千至六百過此則軍人自糶與民間所定價亦適平更增數錢未至傷民價錢賤於所定則軍人受惠矣帝曰善而司馬光恐其動衆因經筵進對爲帝言之呂惠卿曰諸軍糶石米止得八百募其願以一千糶之何以致動衆王珪亦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米至京師今京師乏錢及用錢百坐倉糶一斗此極非計異日帝又謂執政坐倉糶米何如珪等皆起對曰坐倉甚不便朝廷近罷之甚善帝曰未嘗也光曰坐倉之法蓋因小郡乏米而庫

有餘錢故及就軍人糶米以給次月之糧出於一時之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糶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其爲利害非臣所知也惠卿曰今京師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爲錢以供軍師何患無錢光曰臣聞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而土宜粳稻彼人食之不盡若官不糶取以供京師則無所發泄必甚賤傷農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豈通財利民之道乎

元符以後又有低價抑糶之弊詔禁之

三年詔青苗錢不許抑配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禁止敢沮遏願請者按罰亦如之

初勅旨放青苗並聽從便而提舉司務以多散爲功又民富者不願取而貧者乃欲得之卽令隨戶等高下分配又兼貧

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庶廉在河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五貫第四等一貫五百第五等一貫民喧然以爲不便而廣廉入奏言民間歌舞聖德會言者交攻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詔

判大名府韓琦言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數坊郭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且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還則甚難故自制下來官吏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必不願請下戶與無業客戶或願請而將來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

條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朝廷若謂陝西嘗
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
適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可也
今乃差官置司以爲每歲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
宜之比哉上乃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利民不
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有青苗而使者強與之乎王安
石勃然曰苟從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
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上終以琦說爲疑與
安石問難安石翌日遂稱疾不出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
亮陳升之卽欲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連日不
決上更以爲疑安石再視事入謝上勞問曰青苗法朕誠爲
衆論所惑今思此事一無所害極不過失陷少錢物耳何足
恤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壞法如預買緇絹行之

已久亦何嘗失陷錢物安石既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
矣初安石在告曾公亮陳升之等舉行前詔乃刪去毋得抑
遏不散之語安石復視事志氣愈悍乃面責曾公亮等公亮
不能抗

右諫議大夫司馬光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
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轍州縣搔擾百姓止論今日
之害耳臣所憂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
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
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
狽也貧者嗜窳偷生不爲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
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
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
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

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為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為負必令貧富相兼共為保甲仍以富者為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固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為之倚閣春債未了秋債復來歷年浸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并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衆凡粟帛軍須之費將誰從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

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為之請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反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閭胥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愷耿壽昌能為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所以隳廢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為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饑民所賴者只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糶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調贍乎臣切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

倉作糴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

條例司奏專疏駁韓琦所言皆王安石自為之既而琦又言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為不當看詳疏駁事件多刪去臣元奏要切之語曲為沮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繆妄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且古今異宜周禮所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況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更有農具牛皮鹽錢麩錢鞋錢之類凡十餘目謂之雜錢每夏秋起納官中更以紬絹斛斗低賈價直令民以此雜錢折納又每歲散官鹽與民謂之蠶鹽折納絹帛更相預買和買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斂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謂放青苗

錢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汙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且坊郭有物力人戶從來不曾見肯零糴常平倉斗斛者此蓋制置司以青苗為名欲多借錢與坊郭有業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假稱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為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惟陛下深詳其妄

翰林學士范鎮言陛下初詔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提舉司以戶等給錢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議紛紛皆云自古未有天子開課場者王安石曰鎮所言若非陛下略見周禮有此則豈得不為愧耻

司馬光又言青苗錢勅雖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諷令抑勒如開封府界十七縣惟陳留姜潛張勅榜縣門及四門聽民自來請則給之卒無一人來請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於抑勒也

知青州歐陽脩言田野之民蠢然安知周官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耳臣愚以為必若使天下曉然知非為利則乞除去二分息但納本錢又言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接之時尚有可說若秋料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戶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耳二麥不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以此而言秋料可罷不散中書言脩擅止給青苗錢欲下問罪詔放罪改知蔡州

知亳州富弼亦坐論青苗移鎮

知山陰縣陳舜俞不肯奉行移狀自劾曰方今小民匱乏願貸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見飴蜜孰不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生病故耆老戒其鄉黨父兄誨其子弟未嘗不以貸貫為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錢誘以便利督以威

刑非王道之舉況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歛亦在當月百姓得錢便出息輸納實無所利是使民取青苗錢乃別為一賦以弊之也坐謫監南康鹽酒稅

七月上患俵常平官吏多違法安石曰若俵常平稍多縣分專置一主簿令早入暮出給納役錢及常平度不過置五百員費錢三十萬貫今歲收息至二百萬但費三十萬不為冗費也上從之至元祐元年罷

帝以久旱為憂翰林承旨韓維言畿縣近日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撻取足民至伐桑為薪以易錢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帝頗感悟

著作佐郎黃顏言給納青苗錢穀乞詔州縣視年豐荒為給散多少毋以原散數為額

七年帝以諸路旱災常平司未能賑濟諭輔臣曰天下常平倉

若以一半散錢取息一半減價糶賣使二者如權衡之相依不得偏重民必受賜自是詔諸路州縣據已支見在錢穀通數常留一半外方得給散

九年詔司農寺自今兩經倚閣常平錢入戶更不得支借錢斛帝謂天下常平錢穀十常七八散在民間又連歲災傷倚閣迨半止務多給計息爲功不計督索艱難豈惟虧失官物兼百姓被鞭撻必衆故也

十年提舉兩浙路常平言災傷累年丁口減耗凡九年以前逃絕戶已請青苗錢斛見戶有合攤填者乞需豐熟日理納外更有全甲戶絕輸償不足或同甲內死絕止存一二貧戶難以攤納者更乞立法從之

元豐元年詔常平倉錢穀當輸錢而願入穀若金帛者官立中價示民物不盡其錢者足以錢錢不盡其物者還其餘直又聽

民以金帛易穀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凡錢穀當給若糶皆用九年詔書通取留一半之餘

六年戶部言準朝旨諸路散斂常平物可自行法至今酌三年斂散之中數取一年爲格歲終較其增虧今以錢糧穀帛貫石匹兩定年額散一千一百三萬七千七百七十二斂一千三百九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豐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二斂增一百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四年散增二百七十九萬九千九百六十四斂虧一百九十八萬六千五百一十五詔三年四年散多斂少及散斂俱少處戶部下提舉司具析以聞

八年八月詔給散青苗不許抑勒仍不立定額時哲宗即位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

左正言朱光庭言天下青苗錢除支俵外見在錢數尚多乞並用收糶可存留斛斗凡遇豐年則添價以糶遇歲饑則減價以糶大饑則貸之候豐歲輸還更不出息

門下侍郎司馬光劄子言常平之法公私兩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向者有州縣闕常平糶本錢雖遇豐歲無錢收糶又有官吏怠慢厭糶糶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糶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時農人要錢急糶之時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糶不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中糶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糶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趁時收糶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獄司申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是失時穀價倍貴是致州縣常平倉斛斗有

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糶之價出糶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

四月詔再立常平穀錢給斂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為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併納者止出息一分

左司諫王岩叟中丞劉摯右司諫蘇轍等文章言其非右僕射司馬光劄子乞約束州縣抑配青苗錢曰先朝初散青苗本為利民故當時指揮立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近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為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親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勅令給常平錢斛限二月或正

月只爲人戶欲借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爲所給不得輒過此數又令取人戶情願亦不得抑配一遵前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朝旨本意將謂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數廣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切如向日置提舉官時今欲續降指揮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戶自執狀納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抄割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以此違法搔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從之錄黃過中中書舍人蘇軾奏曰臣伏見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紿臂徐徐月攘一雞之道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言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猶在也昔者州縣並行倉法而受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既罷倉法不免乞

取則十費五五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闢撲賣酒牌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卽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溺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熙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月二十日指揮猶許人戶情願未免於設法罔民便一時非理之私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三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臣雖至愚深爲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斛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者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議兼近日謫降呂惠卿

告詞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致姦臣有詞
 流傳四方所損不細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初同
 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青苗錢四月二十六
 日指揮蓋純仁意時司馬光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
 共言其非不報光尋具劄子乞約束抑配蘇軾又繳奏乞盡
 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對於簾前曰近者不知是何姦邪
 勸陛下復行此事純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錢遂罷不復
 散

按元祐初溫公入相諸賢並期革新法之病民者如救
 焚然青苗助役其尤也然既曰罷青苗錢復行常平倉
 法矣未幾而復有再給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請乃出於
 范忠宣雖曰溫公在告不預知然公其時有奏乞禁抑
 配奏中且明及四月二十六日勅令給錢斛之說則非

全不預知也後以臺諫交章論列舍人不肯書黃遂大
 悟而不復再行耳至於役法則諸賢之是熙寧而主雇
 募者居其半故差雇二者之法雜然並行免役六色之
 錢仍復徵取然則諸賢雖號為革新法而青苗助役之
 是非可不冒中蓋未嘗有一定之見宜熙豐之黨後來
 得以為辭也然熙寧之行青苗也既有二分之息提舉
 司復以多散為功遂立各郡定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
 助役也既取二分之寬剩而復徵頭子錢民間輸錢日
 多而雇人給直日損遂至寬剩積壓此皆其極弊處至
 紹聖國論一變羣姦唾掌而起於紹述故事宜不遺餘
 力然攷其施行之條畫則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立
 定額抑配人戶助役錢寬剩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減先
 於下五等人戶則聚斂之意反不如熙豐之甚矣觀元

祐之再行青苗復徵六色役錢則知興利之途雖君子不能盡窒之觀紹聖之青苗取息役錢寬剩皆止於一分則知言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常平之儲貴發賤斂以賑凶饑廣蓄儲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懲常平積滯不散侵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臨庵之說如此以坊場撲買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錢以資雇役所徵不及下戶不取寬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苦則助役未嘗不可行二蘇之說如介甫狠愎不能熟議緩行而當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說激之羣憚因得以行其附會媒進之計推波助瀾無所不至故其征利毒民反出後來章蔡諸人之上矣紹聖紹述之事章惇為之宗主然惇元祐時嘗言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寧初以雇代

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詳議孰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矣其說不惟切中元祐之病亦且深知熙豐之非然則後來之所以攘臂稱首者正張商英所謂熱荒要做官而民間之利病法度之是非未嘗不了然胸中也其茲人之雄歟

紹聖二年戶部尚書蔡京乞下有司檢會熙寧元豐青苗條約參酌增損立為定制淮南轉運副使莊公岳言自元祐罷提舉官錢穀為他司侵借所存無幾欲乞追還向所侵借今當職官依限給散以濟乏闕隨夏秋稅償納勿立定額自無抑民失財之弊右承議郎董遵言青苗之制乞歲收一分之息給散本錢不限多寡各從人願仍勿推賞其出息至寡則可以抑兼并之家賞既不行則可以絕邀功之吏詔並送詳定重修勅令所徽宗政和八年御筆常平斂散法利天下甚博而比年以來諸

路欠闕至未及散而遽取之甚失神考制法之意今常平司恪

遵條令斂散必時違者以大不恭論
宣和五年詔州縣每歲支俵常平錢穀多是形勢戶請求及胥

吏詐冒支請今天下州縣每歲散錢穀既畢即揭示請人數目

逾月斂之庶使為偽冒者得以陳訴
高宗建炎二年臣僚言常平和糴州縣視為文具以新易舊法

也間有損失蠹腐而未嘗問不許借貸法也間有悉充他用而

實無所儲詔委官徧行按視
紹興九年宗丞鄭萬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

糴即詔行之上因諭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時賑饑取於

民者還以予民也
二十八年趙令諤言州縣義倉米積久陳腐乞出糶及水旱災

荒不拘檢放及七分便許賑濟沈該奏在法義倉止許賑濟若

出糶恐失初意乃令量糶三之一椿收價錢次年收糶撥還

孝宗乾道八年知台州唐仲友言鰥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乞

依乾道九年依例取撥常平義倉賑給上命以常平米低價出

糶以義倉米賑濟
寧宗慶元四年臣僚言州縣受納苗米於法義倉米合於當日

支撥而因循於州用不復撥還人戶納苗稍及分數例多折納

價錢其帶義倉錢並不取撥此因納苗而失陷義倉也至如紹

興府人戶就行在省倉送納湖田米其合納義倉多不催理此

因湖田納米而失陷也如淮浙鹽亭戶納鹽以折二稅其合納

五種

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十一

積

多因受納以收到出剩撥歸常平倉贏落僧錢此收糶官吏之弊也諸沒官產業并戶絕僧道田賣到錢數及亡僧衣鉢錢法當拘入常平州縣侵漁鮮曾撥正此出賣官產之弊也若乃吏胥之祿合於免役錢內支給而所催役錢在州則主管官應副人情在縣佐以爲公用已催之數既不以供支遣又於坊場錢內撥支未嘗入以爲出如公吏差出其本身初不請常平錢仍詭名借請或元非差出而妄作緣故至於吏胥自有定額今守倅視常平錢米爲他司錢物吏額日增請給日廣常平司委而不問若夫借請在法二分剋納今或一例借欠動至數百千例不除剋此其弊不一也倘不爲之隄防懲革則儲蓄日寡荒政無備乞明詔諸路提舉常平官講求措置亟去前弊責令逐州每季以本州及屬縣收支常平義倉等錢米逐項細數申常平司不得泛言都數然後參照條法逐一審訂稍有失收支勒令填納或有情弊必宣于法

嘉定十一年五月臣僚言頃歲議臣有請計義倉所入之數除附郭縣就州輸納外餘令逐縣置數自行收受非惟華州郡侵移之弊抑亦省凶年轉般之勞曩時州倉隨苗帶納同輸一鈔今正苗輸之州義倉輸之縣則輸爲兩輸鈔爲二鈔矣曩時雀鼠之耗蠹吏卒之須求一切倚辦於正稅而義倉不預焉今付之於縣既無正稅獨有此色耗蠹須求又不能免矣於是議臣有請令人戶義倉仍舊隨正稅從便就州作一鈔輸納而州縣復有侵移之弊臣聞紹興初臺臣嘗請通計一縣之數截留下戶苗米於本縣納開禧初議臣之請亦如之蓋截留下戶之稅米以補一縣之義倉其餘上戶則隨正稅而輸之州州得以補償其截留下戶之數州不以爲怨縣得此米別項儲之以備賑濟使窮民不致於艱食則縣不以爲撓一舉而三利得此上策

也惟是負郭之義倉則就州輸送自如舊制至於屬縣之義倉則令丞同主之每歲之終令丞合諸鄉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之數上之提舉常平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令丞替移必批印紙考其盈虧以議殿最從之

社倉 淳熙八年十一月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間建民艱食喜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廩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司倉時陸九淵在勅令局見之嘆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掛墻壁所以遠方無知者遂編入賑恤門凡借貸者十家為甲甲推其人為之首五十甲則本倉自有擇一公平曉事為社首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結甲其有藏匿

進軍及作過無行人互相覺察及有稅錢來食不闕者並不
得入甲仍問人戶願與不願入甲開具一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親自審訂虛實取各人親手押字類聚齊備齊赴本倉再
自審具無弊然後逐一排定甲頭寫上都簿明載其人借若干
石依正簿給關與甲頭收執請穀仍分兩得支散初當下田時
欠當耘耨時秋禾成熟還穀不得過八月三十日納足穀有濕惡不實者罰之
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行之然今所在州縣間有行之者皆以熹之已行者為式凶年饑歲人多賴之然事久而弊或主者倚公以行私或官司移用而無可給或拘納息米而未嘗除免甚者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此焉失必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斯民庶乎其有養矣

朱子建安五夫社倉記曰予惟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

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鏽遞相傳授或至累數十年不一嘗省一且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有所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

又金華社倉記曰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故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憐恤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子程子嘗

極論之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高宗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糴博糴極邊糧草每歲自三司拋召人入中所謂緊便鈔者謂水路緊便處緊便鈔謂上三山場榷務也多者給官誥少者給度牒於是或以鈔引數多不售而吏緣為姦人情大擾於是減損其價勸誘富實積粟之家不拘富戶編戶至於斗面加擡有禁專斗乞取有禁凡朝廷降金銀錢帛和糴而州縣阻節不即支還者有罰

四川有對糴米謂如稅戶甲家當輸百石則又科糴百石所輸倍於正稅皆軍興後科配也

紹興八年侍御史蕭振言經制司糴米一例拋降數目如此則諸州不免拋下諸縣科與百姓年例又添一番科率經置一司張官置吏止為收糴一事如何拋與諸州乞別選官置場收糴從之

十五年詔禁州縣減剋價錢橫斂脚費如盤量出剩監官計剩數科罪

十八年戶部奏免和糴而命三總領置場糴之

孝宗乾道三年詔州縣只以本錢坐倉收糴毋得強配於民

四年糴本不給度牒關引只降會子品搭錢糧每石價錢二貫

五百文又令人戶自行量槩 凡江西湖南民間不便於關子

令兩路繳回

淳熙四年詔四川旱傷處免糴上諭執政曰聞總司糴米皆散在諸路萬一軍興而屯駐處無米臨時豈不悞事大抵賑糴未可歲循環以備凶荒椿積米須留於要害也軍所在庶幾軍民皆便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二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土貢考 進奉 羨餘

明 蘄陽 馮 天馥 應房 校刊

禹貢 兖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織文錦綉之屬 盛之篚篚而貢 青州厥貢鹽絺

細海物惟錯 錯雜也 岱畎絲枲 鈇石 畎谷也 惟石似玉 厥篚檠絲 檠

蠶絲中 徐州厥貢惟土五色 泗濱浮磬 淮夷蠙珠暨魚 厥篚玄

織 縞玄黑縞縞白縞縞 細也 明二縞俱細 揚州厥貢惟金三品 銅 瑤琨 瑤琨美玉 篠簜

美齒革羽毛 惟木 厥篚織貝 織細苧 厥包橘柚 錫貢 錫命乃貢 言不常

荆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柎 柎也 柎也 柎也 柎也 柎也 柎也 柎也 柎也 柎也 柎也

惟篚篚楛三邦底貢 厥名 篚美竹 柎中矢 柎三物皆出雲 篚也 篚也 篚也 篚也 篚也 篚也 篚也 篚也 篚也 篚也

九江納錫大龜 豫州厥貢漆枲絺紵 厥篚織纈 細 錫貢磬錯

白錯 治玉一 梁州厥貢璆鐵銀鏤咿磬 鏤剛鐵 熊羆 狐狸 織皮 獸之

皮織雍州厥貢球琳琅玕球琳皆玉名

周官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犧牲包二曰嬪貢嬪

書作賓寶貢三曰器貢宗廟之器四曰幣貢繡五曰材貢木材六曰

貨貢珠貝自七曰服貢祭服八曰旂貢羽九曰物貢九州之外各

執事

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

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

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

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

見其貢材物材物入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

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擊其大

白狼白鹿是也漢高帝十一年詔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人口

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文帝後六年大旱蝗令諸侯毋入貢苑山澤

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

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

元帝初元五年罷齊三服官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緹

東漢世祖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獻御

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澤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

令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者自如舊制

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

鼓車劍賜騎士

野王歲獻甘醪膏錫每輒擾人吏以為市樊儵臨終奏乞罷

之明帝從之

明帝永平十一年灤湖出黃金廬江太守取以獻

土貢

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綺方空穀吹綸絮舊齊有三服官今省

和帝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

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詔曰遠國珍羞本以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復受

獻

安帝永初五年詔省減郡國貢獻太官口食

和熹鄧后詔蜀漢釵器九帶佩刀並不復調釵音口以金銀緣器也

順帝永建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大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龔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令封還之

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焚之於殿前乃勅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隋煬帝龍舟幸江都所過州縣五百里外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帝至江

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承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克獻銅鏡屏風迂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迂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克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

中宗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獨不進及待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奉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

土貢

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三

隆

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

代宗時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諸道多尚侈麗以自媚

德宗既平朱泚之後屬意聚斂藩鎮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劔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有日進江西觀察李兼有月進他如杜亞劉贊王緯李騎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戶部財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菓往往私自入所進纔十二三無敢問者刺史及幕僚至以進奉得遷官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蠶糴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所需脂蠶糴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二百三

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勅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他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鵝鵲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箭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之罪夫鵝鵲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為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且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恐未諭優詔為停

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翰林學士錢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宣宗時右補闕張潛奏藩府代移之際皆奏羨餘為課績朝廷

因為甄獎夫財賦有常非重取於民刻削軍士則安得羨餘南方諸鎮不寧皆由此也變故一生所蓄既遭焚掠發兵費又百倍然則朝廷何利焉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游宴省浮費而能致羨者然後可賞也上嘉納之

致堂胡氏曰憲宗喜進奉上承乃祖代德之弊然當朝多賢相繼論列雖寔不能革猶文為之禁穆敬而後遂無復諫者非無進奉也蓋以為常例矣故李德裕收諸道助軍錢帛入備邊庫然因私獻以為公家費策之次也觀張潛疏則益信羨餘之進累朝相襲明矣雖然潛之言曰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游宴省浮費而能致羨然後當之審如是將安取餘且方鎮專制境內其倚法以削朝廷何自而稽之羨餘之名存而甄獎之令在彼曰此皆節省所得而非增削所致也悅其名不去其實病源曷瘳不特禁絕羨餘無得進奉則

民瘼庶乎其少損焉

唐天下諸郡每年常貢

通典按今文諸郡貢獻皆取當土所出准絹為價多不得過五十疋並以官物克市所貢至薄其物易供聖朝常制於斯在矣其有加於此數者亦折租賦不別徵科

京兆府

貢葵草蓆 地骨白皮

華陰郡

貢鶴子十聯 烏鶻五聯 茯苓三十八斤

馮翊郡

貢白菓織文皮二十一領

扶風郡

貢龍鬚蓆十領

新平郡

貢剪刀十具 蛇膽十斤 華豆澡豆五石

安定郡

貢龍鬚蓆十領

彭原郡

貢五色龍鬚蓆十領 莞菁 菴蘭子

汧陽郡

貢龍鬚蓆六領

今隴州

中部郡 貢龍鬚簾六領

洛交郡 貢龍鬚簾六領

朔方郡 貢白氈十領

安化郡 貢麝香二十五顆 代赭 花從蓉

靈武郡 貢鹿角膠 今靈州 徐長卿十斤

榆林郡 貢青鹿角兩具 今勝州

延安郡 貢麝香三十顆

咸寧郡 貢麝香一顆

銀川郡 貢女裙布五端

平涼郡 貢九尺白氈十領

九原郡 貢野馬騰皮二十一斤 白麥麩印盛鹽

會寧郡 貢馳毛褐兩段

五原郡 貢鹽山四十顆

新秦郡 貢青地鹿角二具 鹿角川三十具

單于都護府 貢生野馬騰皮總十二斤

安北都護府 貢生野馬騰皮二十一斤

太原府 貢銅鏡兩面 甘草三十一斤 礬石三十斤

上黨郡 貢人參二百小兩 蒲菊粉屑 梧子仁

河東郡 貢綾絹扇四面 龍骨二十斤 棗八千顆

絳郡 貢梁穀二十石 墨千四百七十挺 白穀五百疋

平陽郡 貢蠟燭三十條

西河郡 貢龍鬚簾十領 石膏五十斤

弘農郡 貢麝香十顆 碗瓦十具

高平郡 貢白石英五十小兩 人參三十兩

太寧郡 貢胡女布五端

昌化郡 貢胡女布五端

土貢

文城郡 貢蠟二百斤

陽城郡 貢龍鬚蓆六領

定襄郡 貢狝尾十枚

樂平郡 貢人參三十兩

鴈門郡 貢白鵝翎五具

樓煩郡 貢麝香十顆

安邊郡 貢松子一石

馬邑郡 貢白鵝翎五具

陝郡 貢樞子仁 瓜萋根各三十斤

陳留郡 貢絹二十疋

滎陽郡 貢絹二十疋

臨汝郡 貢絕二十疋

睢陽郡 貢絹二十疋

靈昌郡 貢綾二十疋並方丈

潁川郡 貢絹十疋

譙郡 貢絹二十疋

濮陽郡 貢絹二十疋

濟陰郡 貢蛇床子二十斤

北海郡 貢棗兩石

淮陽郡 貢絹十疋

汝南郡 貢鸞鷲綾十疋

東平郡 貢絹二十疋

淄川郡 貢防風五十斤

臨淄郡 貢絲葛十五疋

魯郡 貢鏡花綾十疋

紫英白二十二兩

彭城郡今徐州貢絹二十疋

臨淮郡今泗州貢綿二十屯 貨布十疋

汝陰郡今潁州貢綿二十屯

東海郡今海州貢楚布十疋 鹿角膠三十小片

濟陽郡今濟州貢阿膠二百小片 鹿角膠三十小片

瑯琊郡今沂州貢紫石英二十兩

高密郡今濰州貢黃布十端 牛黃一斤 水葱蒲六領

東牟郡今登州貢牛黃百二十八株

范陽郡今幽州貢絳二十疋

河內郡今懷州貢平紗十疋 白平紬八疋

魏郡今魏州貢白綿細八疋

汲郡今衛州貢綿三百兩 鳳翮蓆六領

鄴郡今衛州貢粉百團 今相州

廣平郡今洛州貢平紬十疋

清河郡今貝州貢氈十領 綿二十屯

信都郡今冀州貢絹二十疋

平原郡今德州貢絹二十疋

饒陽郡今深州貢絹二十疋

河間郡今瀛州貢絹三十疋

東萊郡今萊州貢牛黃百二十二兩

常山郡今恒州貢梨六百顆 羅二十疋

景城郡今冀州貢細篋四領 細柳箱八十合 糖蟹二十三掛

博陵郡今博州貢細綾二千二百七十疋 獨窠綾二十五疋

趙郡今趙州貢錦五十疋

鉅鹿郡今邢州貢絲布十疋

博平郡貢絙十疋

文安郡貢綿三百兩

上谷郡貢墨二百梃

樂安郡貢絹十疋

北平郡貢蔓荆子四斤

密雲郡貢人參五斤

媯川郡貢麝香十顆

漁陽郡貢鹿角膠十斤

柳城郡貢麝香十顆

歸德郡貢狝尾三枚

安東都護府貢人參五斤

武威郡貢野馬皮五張 白小麥十石

天水郡貢龍鬚席六領 芎藭四十斤

安西都護府貢礪砂五十斤

北庭都護府貢陰牙角五隻 速霍角十隻

交河郡貢氈布十端

晉昌郡貢草鼓子 野馬皮 黃礬

西平郡貢特羊角十隻

隴西郡貢麝香十顆 秦膠

墩煌郡貢其若子一十具

酒泉郡貢肉菴蓉二十斤 相脉二十

金城郡貢馬皮兩張 今肅州 鼯鼠六頭

安鄉郡貢麝香二十顆

同谷郡貢蠟燭十條

和政郡貢龍鬚席六領 並青黃色

武都郡貢蠟燭十條 蜜蠟

臨洮郡

貢麝香十顆

懷道郡

貢麩金十兩 散金十兩

寧塞郡

貢麩金六兩 大黃

合川郡

貢麩香二十顆 枸杞子六斗

張掖郡

貢野馬皮十張 胡桐淚二十五斤

伊吾郡

貢陰牙角五隻 胡桐淚二十五斤 錦被五十張 半臂錦百段

廣陵郡

貢藩客錦袍五十領 青銅鏡十面 筦簾十領

獨窠

細綾十疋 蛇床子七斗 白芒十五斤 空青三兩

鐵精一斗

兔絲子一斤 造水牛皮甲千領并袋

安陸郡

貢青絳十五疋 生石斛六十斤

弋陽郡

貢葛布十疋 生石斛六十斤

義陽郡

貢葛布十疋 石斛六十斤

廬江郡

貢絳布十疋 石斛六十斤

蕲春郡

貢白芋布十五疋 今蕲州

同安郡

貢絳布十疋 石斛六十斤

歷陽郡

貢麻布十疋

鍾離郡

貢絳布十疋 生石斛五十斤

壽春郡

貢絳布十疋 生石斛五十斤

齊安郡

貢紫布十疋 蚩虫二斤

淮陰郡

貢黃布十疋

漢陽郡

貢麻布十疋

江陵郡

貢白方文綾二十疋 橘皮九十斤 枹子五斤

烏梅肉十斤

覆盆子三斤 石龍芮一斤

朐陽郡

貢芋練布十五疋

襄陽郡

貢五盛碎古文庫路真二具 今襄州

南陽郡

貢絳布十疋

和

淮安郡 貢絹千疋

上洛郡 貢麝香三十顆

安康郡 貢焚金五兩 乾漆六斤 杜仲二十斤 椒實六斤 枳殼十四斤

茶芽一斤 椒子一石 雷丸五兩 今金州

武當郡 貢麝香二十顆 雷丸 石膏

房陵郡 貢麝香二十顆 雷丸 石膏

漢東郡 貢綾十疋 烏五疋

南浦郡 貢金五兩

豐陽郡 貢相子四百顆 蜀漆一斤 今豐州 童子綾十疋

雲安郡 貢白苧布一端

竟陵郡 貢紵練布十端

夷陵郡 貢茶二百五十斤 柑子二千顆 五加皮二斤 杜若二斤 白硝四十斤 鬼臼二斤

蠟百斤

南賓郡 貢蘇薰蒲四領 綿紬五疋

富水郡 貢白苧布十端

巴東郡 貢蠟四十斤

漢中郡 貢紅花百斤 燕脂一升

通川郡 貢綿紬三疋 蜂香五斤 藥子二百顆 今通州

順政郡 貢蠟六十斤

巴川郡 貢牡丹皮十斤 藥子二百顆

清化郡 貢綿紬十疋

洋川郡 貢白櫻十疋

河池郡 貢蠟百斤

益昌郡 貢絲布十疋

咸安郡 貢綿紬十疋

盛山郡貢蠟四十斤 車前子一升

始寧郡貢綿十疋

南平郡貢葛布五疋

符陽郡貢蠟五十斤 藥子二百顆

潯山郡貢細十疋 買子木十斤

丹陽郡貢方文綾七疋 水方綾八疋

晉陵郡貢細青苧布十疋

吳郡貢細葛十疋 白石脂三十斤 蛇床子三升

餘杭郡貢白編綾十疋 橘于二千顆

會稽郡貢朱砂十兩 白編綾十疋 交梭十疋

餘姚郡貢附子百枚

餘姚郡貢紙六千張 綿六百兩

新定郡貢交梭二十疋 竹篔一合

信安郡貢綿百屯 紙六千張

吳興郡貢苧布三十端

臨海郡貢鮫魚皮百張 乾薑二百斤 乳柑六千顆

永嘉郡貢鮫魚皮三十張

新安郡貢苧布十五端 竹篔一合

長樂郡貢蕉布二十疋 海蛤一斤

清源郡貢綿二百兩

建安郡貢蕉布二十疋 練十疋

臨汀郡貢蠟燭二十條

漳浦郡貢鮫魚皮二十張 甲香五斤

潮陽郡貢蕉布二十疋 蚶蜆膽十枚 鮫魚皮十張

宣城郡貢白苧布十疋 石井 鈔石 末馬 今潮州

豫章郡

貢葛布十五疋

柑子六千顆

鄱陽郡

貢葛布十五疋

篔簹一合

長沙郡

貢葛布十五疋

南康郡

貢竹布二十疋

零陵郡

貢葛布十疋

石鷲二百顆

臨川郡

貢葛布十疋

箭籥百萬莖

桂陽郡

貢白苧布十疋

廬陵郡

貢白苧布二十端

陟厘十斤

臯陽郡

貢葛布十疋

生石斛十斤

江華郡

貢零陵香百斤

白布十端

衡陽郡

貢銀五十兩

江夏郡

貢銀五十兩

宜春郡

貢白苧布十疋

巴陵郡

貢白苧布十疋

邵陽郡

貢銀二十兩

蜀郡

貢單絲羅二十疋

高亭衫段二十疋

唐安郡

貢羅二十疋

濛陽郡

貢交搜二十疋

德陽郡

貢苜蓿布十疋

紵布十疋

通義郡

貢楚金八兩

柑子不限多少

梓潼郡

貢綾十六疋

巴西郡

貢雙紵二十疋

普安郡

貢紵布十疋

蘇薰蓆六領

閬中郡

貢重連紵二十疋

資陽郡

貢楚金七兩

柑子不限多少

臨邛郡

貢絲布十疋

通化郡 貢麝香六十枚 麝香十枚 齊香十枚

交川郡 貢麝香三十枚 野狐尾五枚 當歸七斤 羌活五斤

越雋郡 貢絲布十疋 進刀子靶六十枚

南溪郡 貢葛布十疋 六月進荔枝煎

遂寧郡 貢博羅縷十五疋 乾天門冬百一十斤

南京郡 貢絲布十疋

仁壽郡 貢細葛五疋

犍為郡 貢熟金五兩

廬山郡 貢金 洛鴈木

瀘州郡 貢葛布十疋

陽安郡 貢綿細十疋 桐子不限多少

安岳郡 貢葛布十疋 天門冬煎四斗

洪源郡 貢蜀椒一石

陰平郡 貢麝香二十顆 白蜜一石

同昌郡 貢麝香十顆

油江郡 貢熟金六兩 羚羊角六具

臨翼郡 貢麝香三十四顆 麝牛尾五斤

歸城郡 貢麝香六顆 麝牛尾五斤

靜川郡 貢麝香六顆 當歸十斤 羌活十斤

恭化郡 貢麝香二十顆 當歸十斤

維川郡 貢麝香二十顆 麝牛尾五斤

和義郡 貢班布六疋

雲山郡 貢麝香十顆 黑麝牛尾二斤

蓬山郡 貢麝香十顆 當歸十斤

黔中郡 貢朱砂十斤

盧溪郡 貢光明砂四斤

靈溪郡貢朱砂十斤 茶芽二百斤

潭陽郡貢越金八兩

盧陽郡貢光明砂一斤

清江郡貢黃連十斤 蠟十斤

涪陽郡貢連頭捺布十段

寧夷郡貢蠟五十斤

義泉郡貢蠟燭十條

龍溪郡貢蠟二十斤

南川郡貢布五端

南海郡貢生沉香七十斤 甲香三十斤 石斛二十斤 龍皮三十斤 蚰蛇膽五枚 蒼沉香二十五斤 藤簞二合 竹篋五領

始安郡貢銀百兩

安南都護府貢蕉布十端 檳榔二千顆 魚皮二十斤 蚰蛇膽二十枚 翠尾二百合

普寧郡貢朱砂二十斤 水銀二十斤

始興郡貢鍾乳二十四斤 十二兩二分 竹子布十五疋

臨賀郡貢銀三十兩

連山郡貢緙布十疋 鍾乳十兩

高要郡貢銀二十兩

平樂郡貢銀二十兩

新興郡貢銀五十兩 蕉五疋

南潘郡貢銀二十兩

陵水郡貢銀二十兩

高涼郡貢銀二十兩 蚰蛇膽二

海康郡貢絲電四疋

臨江郡貢銀二十兩

潯江郡貢銀二十兩

蒙山郡 貢越金十兩

開江郡 貢班布五端

修德郡 貢銀二十兩

臨封郡 貢銀二十兩

南陵郡 貢銀二十兩

招義郡 貢銀二十兩

日南郡 貢象牙二根

定川郡 貢銀二十兩

懷德郡 貢銀二十兩

寧浦郡 貢銀二十兩

象郡 貢銀二十兩

開陽郡 貢石解三斤

感義郡 貢銀二十兩

石解十小斤

石解十小斤

犀角四根

沉香二十斤

今驩州

今車州

今寶州

今黃州

今象州

今龍州

平琴郡 貢銀二十兩

合浦郡 貢銀二十兩

連城郡 貢銀二十兩

玉山郡 貢琥珀二具

寧仁郡 貢銀二十兩

懷澤郡 貢細白苧布十端

龍城郡 貢銀二十兩

同陵郡 貢石解二十小斤

海豐郡 貢五色藤鏡匣一具

晉康郡 貢銀二十兩

恩平郡 貢銀二十兩

朱崖郡 貢銀二十兩

萬安郡 貢銀二十兩

龍皮六十斤

銀二十兩

甲煎二兩

真珠二斤

今崖州

文獻通考卷三十三

延德郡

今滕州

右通典

所載唐朝諸郡土貢物件比唐書地理志所言各郡土貢微有不同又宋史地理志及會要亦各有土貢物件與唐亦小異今除土產已見地理志餘不悉錄而罷免蠲除之詔旨與其各物則不容不悉著之云唐實前土字廣於宋舉唐則可以見宋矣故不悉著宋史所載詳見地理志

後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百姓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詔文武官及致仕官僧道百姓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自唐天寶以來方鎮屯重兵多以賦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方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利

其屬三司者補太史臨之輸額之外輒入已或私納貨賂名曰貢奉用蠶繭賞上始即位猶循前制牧守來朝皆有貢奉

及趙普為相勸上革去其弊是月申命諸州度支給費外凡金帛悉送都下以助軍實無得占留方鎮闕帥守命文臣權知所在場院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又置轉運使通判條禁

文簿漸為精密由是利歸於上外權削矣

乾德四年罷光州歲貢鷹鷄放養鷹戶

開寶五年詔罷荆襄道貢魚腊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容州初貢珠

自廢媚川都禁民采珠未幾官復自采容州海渚亦產珠仍置官掌之至是加貢珠百斤賜負檐者銀帶衣服

真宗咸平二年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謂龍花葉難得之物宜克貢本州遂以為獻上怒黜愈隸崖州仍絕其貢

是歲又減

文獻通考卷三十三

罷劍隴夔賀等五十餘州土貢又罷三十餘州歲貢茶
 仁宗天聖四年却川峽獻織繡 又詔罷夔州玳瑁紫貝等貢
 神宗元年上出諸州貢物名件自漳州山姜花萬朶已下至同
 州楹梓二十顆凡四十三州七十種慮其耗蠹民力詔罷之
 諸路進奉金銀錢帛共二十七萬三千六百八貫疋兩 金二
 千一百兩 銀一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兩 折銀錢一萬八
 千二百五十九貫七十七文 疋帛八萬七千八百疋 同天
 節進奉一十二萬七百四十三貫疋兩 京東路金二百兩銀
 五千五百兩折銀錢四千三百二十四貫七百文絹七千三百
 疋 京西路金一百兩銀七千一百兩折銀錢二千六百九貫
 四百七十五文 淮南路銀九千二百五十兩折銀錢一千七
 十九貫二百二十一文 兩浙路銀一萬一千八百兩絹五千
 五百疋 江南東路金一千兩銀六千兩折銀錢五百八十貫

絹四千疋 江南西路銀一萬四千五百兩絹二千五百疋
 荆湖南路銀九千三百兩 荆湖北路銀八千一百兩 福建
 路銀一萬四千兩 廣南東路銀四千兩 江淮荆浙發運使
 副銀各五百兩 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司銀一千兩
 南郊進奉一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五貫疋兩 京東路金七
 百兩絹一萬三千疋折銀錢六百五貫文 京西路金一百兩
 銀一千三百兩絹一萬一千五百疋折銀錢二千一百一十貫
 淮南路銀三千五百兩折銀錢六千一百三十九貫五百一十
 二文絹一萬五千疋 兩浙路銀九千五百兩絹八千五百疋
 羅一千疋 江南東路銀五千五百兩折銀錢五百八十一貫
 一百六十九文絹九千疋 江南西路銀一萬五百兩絹四千
 疋 荆湖南路銀一千三百兩 荆湖北路銀七千八百兩絹
 五百疋 福建路銀二萬三千兩 廣南東路銀三千兩 廣

南西路銀五百兩錢二百三十貫文

右條畢仲衍中書備對所述元豐間諸路聖節南郊進奉金帛之數內同天節江南東路進奉金二千兩卽乾道間洪文敏公奏乞蠲減饒州聖節貢金而壽皇特旨減七百兩者是也蓋承平時聖節天下進奉通該金一千三百兩而江東路獨當一千兩而江東之一千兩則又止饒州一郡所出云

徽宗政和七年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官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口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菓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徒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卽達色香未變也乃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

文浩領之蔡京以曩備東封船二千艘及廣濟兵士四營又增制作牽駕人乞詔人船所比直達綱法自後所用卽從御前降下使係應奉人船所數貢入餘皆不許妄進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常貢時新口味果實之類所在因緣更相饋送搔擾爲甚其令禮部措置除天地宗廟陵寢薦獻所須外餘並罷又詔天下土貢如金銀疋帛以供宗廟祭享之費用以贍官兵之請給不可闕者依格起發外其餘藥材海錯邠州火筋襄陽府漆器象州藤合楊州照子之類一切罷之

紹興四年先是和州言本州殘破之餘乞蠲免大禮銀絹戶部奏展半年中書舍人王居正言生辰及大禮進貢乃臣子饗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若民力無所從出合預降詔曲加慰諭止其進奉則君臣恩禮兩盡旣不能然至使州縣自乞蓋已非是矧又不許臣切以爲過矣望特與蠲免仍照戶部淮南諸

郡如合行除放不須令本處再三申請庶使恩意自出朝廷人知感悅乃詔淮南州軍進奉大禮銀絹並蠲之

紹興二十六年詔罷臨安府歲貢御服綾一百疋

又詔罷連州歲貢珠子其籍定蠶丁並放逐便

二十七年宰執奏四川便民事上曰蜀製造錦繡轡幕以充歲貢聞十歲女子皆拘在官刺繡朕自卽位以來不欲土木被文繡首為罷去後來節次科敷多所蠲減想民力稍寬矣

三十二年孝宗登極赦諸路或假貢奉為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強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為苦太上皇帝嘗降詔禁約貢奉切慮歲久未能遵承自今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參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外其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二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五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國用考

明蕪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
 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通三十年
九年之蓄出祭用數之算今年一歲經用喪用三年之之率當有
謂所當給為祭用數之之數用其什一喪用三年之之率當有
事用三年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暴猶耗也祭豐年不奢
之什一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
 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
 以樂

周官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
 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

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賦泉穀也鄭司農云

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玄謂賦口率出泉卿大夫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征之遂師征其財皆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采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斤幣蓋百官所用官物不盡者歸之職幣幣得之不入本府恐久藏朽蠹則有人占賣依國服出息謂之斤幣謂指斤與人也此三者皆未作當增賦者若奈賈人倍筭矣自邦中至幣餘各入其所當穀物以當泉之數

按此九賦先鄭以為地賦後鄭以為口賦然關市即邦中之地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再稅之可乎關市即邦中之人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人也一人而再稅之可乎後鄭雖有未作增賦之說然於幣餘一項尚覺牽彊且居關市及山澤之民未必皆能占會百物以取利者也盡從而倍征之可乎愚以為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為地賦或為口賦不可知也關市以下則非地賦亦非口賦乃貨物之稅也關市者

貨之所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稅是也山澤者貨之所出故有賦如後世權鹽權茶之類是也幣餘則如後世領官物營造之類故取其息息即賦也故名之曰九賦而太宰總其綱焉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匪分也謂領賜也九曰好用之式燕好所賜予式謂用財之節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若內府也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若內府也凡官府都鄙之吏及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予用

此九貢之財 凡萬民之賦以充府庫此九職之財 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先公曰周官天下之財只有三項九貢是邦國之貢據經以待弔用九賦是畿內之賦以給九式之用九職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三者餘財以供玩好之用然邦國之貢多矣弔用之費幾何愚恐其有餘畿內之賦有限矣九式之費何廣也愚恐其不足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凡良貨賄之藏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供其貨賄

賈山至言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而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

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弗能供也

漢接秦之弊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醴醢醴醢不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

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云云上感誼言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晁錯說上

募民入粟邊支五歲則入粟郡縣支一歲則時赦勿收農民租

賦見田賦門

武帝時太倉之米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外事四夷內興功利用度不足乃募民入奴婢得以終身復及弘羊為郎又令民買爵置武功爵見爵門造皮幣白金見錢門置鹽鐵均輸官算商車緡錢權酒酤見征權門

西漢財用之司凡三所大司農官庫少府水衡者天子私藏

故桑弘羊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勿私以屬

大農毋將隆言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供養勞

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

公私示正路也又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錢為平陵民

起第宅應劭注縣官公作當仰司農今出水衡錢宣帝

即位為異政也

王莽末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斂又一

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

養軍馬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吏盡復以與民轉令百姓民搖手觸禁不得

耕桑絲役煩劇旱蝗相因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

私賦斂民無以自存盜賊遂起

兵攻莽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石

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

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愈愛之拜將軍九人皆虎為號將精

兵而東納其妻子宮中以為質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

鬪志

更始都長安居安樂宮府藏完全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

案堵復故

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赤眉入關立劉盆子遂燒長安宮

室市里害

更始長安為虛城中無人行

東漢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

逋未了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

相給足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漕穀

世祖建武六年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見田賦門

肅宗時張林請置鹽鐵均輸官見征權門

舊大官湯官給用歲且二萬萬竇太后詔殺省珍費自是裁數

千萬

漢故事供給南單于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

萬

桓帝時段熲言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求

和之末復給七年用八十餘萬億今若以騎五十步萬人車三

千兩三冬二夏無慮用費五十四億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

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中平二年斂修宮錢

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晦十錢以修宮室又令西

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賄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

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富之

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

遣之時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

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

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

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仍

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嘆桓帝

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

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為導行費

中府內府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引道也

呂彊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

下豈有公私而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

引司農之藏中殿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

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弊書奏不省

獻帝卽位董卓劫遷長安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為戰地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嚼白骨盈野帝出大倉米豆為飢民作糜於御前自加臨給及東歸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為糒糧長安圯墟建安元年駕至洛陽百官披荆棘而居州郡各擁彊兵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耒耜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

晉武帝平吳之後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為車駕之資焉
懷帝為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烟

火飢人自相啖食

愍皇西宅餒饑仍多斗米二金死人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餅之麴屑而供御君臣相顧揮涕

元帝渡江軍士劓草蠻販賸布不可恒準中府所儲布四千匹于時石勒勇銳挺亂淮南帝懼其侵逼乃詔方鎮能斬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蘇峻既平帑藏空竭庫中唯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

遂踴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晉自元帝寓居江左僑立郡縣諸蠻販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賸物以裨國用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
後魏自孝明帝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當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穀麴有

差餽推門爾後寇盜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寔繁農商失業官有征伐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遷都于鄴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逐豐稔之處折絹羅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

北齊武成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徹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

並不給幹南齊以有備幹若以節國用之費焉

隋文帝開皇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至于京師相屬于道晝夜不絕數月帝又躬行節儉益寬徭賦平江表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乃蠲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征伐巡遊不息租賦之入益減百姓怨叛以至於亡

按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攷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蓋周之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

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榷鹽鐵市征乃後世以爲關於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疋者減爲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爲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於賦稅復闕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卽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嗇於用財也夫旣非苛賦斂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豐富如此史求其說而不可得則以爲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瓊袋進香皆以爲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朴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僞爲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彊兵之效則不逮隋遠甚豈不繆哉

唐貞觀時馬周上疏曰隋室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

積布帛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
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世充李密未能聚大眾但
貯積固有司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
彊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

唐天寶以來海內富實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
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
千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
常過於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剝削太府卿楊崇禮旬剝分
銖有欠折漬損者州縣督送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
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
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
祿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御史崔衆至太原
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庸

宗即位籍江淮富商嘗并開時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
置租庸使明年宰相裴冕以天下用度不足諸道得召人納錢
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沉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
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

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
入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
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
不得程其多少

楊炎既相德宗上言曰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
亂輕重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
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
有司度宮中給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闕帝從之乃詔
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庫度支具數先聞

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末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
轉運鹽鐵置三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
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道以京
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
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與為婚歲送馬十萬
疋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竭歲負馬價魚朝恩元載擅
權帝誅朝恩復與載貳君臣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
幾十年諸鎮擅地結為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其法專
留意祠禱焚幣玉寫浮屠書度支廩賜僧巫歲鉅萬計時朝多
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
報及失職未敘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即位用宰相崔祐甫
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

自至德以後天下兵起因以飢厲百役並興人戶凋耗版圖空

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
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
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
託進獻私為賊盜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劍南重兵處皆厚
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
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
因其苛蠶食于人富者得免貧者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
下楊炎為相乃請為兩税法以均之自此吏不能容姦權歸朝

廷詳見田賦門

初德宗居奉天儲蓄空王君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不能致別
親王帶金而鬻之朱泚既平乃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
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他如
杜亞劉贊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

易又有進奉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二三無敢問者刺史及幕僚至以進奉得遷官繼而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生民重困又為宮市見征惟門

朱泚僭位長安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皆給其衣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橫斂焉

裴延齡領度支奉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

司馬溫公有言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善哉言也後世多慾之君聚斂之臣苛征橫斂民力不堪而無所從出於是外則擅留常賦以為進奉內則妄指見存以為羨餘直不過上下之間自相欺蔽耳德宗借軍興用度不足之名而行間架陌錢諸色無藝之征斂乃復不能稍豐涇原軍士之廩餉以致奉天之難至委其厚藏以遺朱泚泚平而府庫尚盈人皆追怨厚斂而帝方徵奉天儲蓄空窘益務聚蓄不知所以致難之由非因乏財蓋知聚而不知散乃怨府也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憲宗時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垪又令諸道觀察節度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天子

頗務儉約及劉闢李錡平皆藏皆入內庫方鎮于頔王鐔進獻甚厚帝受之李絳言其非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沒烽埃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耻不忍重斂於人也然不知進獻之取於人重矣其後皇甫鎛王遂李脩程异用事益務聚斂諸道貢獻尤甚

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

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田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武宗即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

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復河湟天下兩稅權酒茶鹽歲錢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及羣盜起諸鎮不復上計云

李吉甫為元和國計簿及中書奏疏以天下郡邑戶口財賦之入較吏祿兵廩商賈僧道之數大率以二戶而資一兵以三農而養七游手

後唐莊宗既滅梁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給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克宴游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辨郊祀之勞軍錢郭崇韜頗受藩鎮饋遺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偽梁之世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愆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因言於上曰臣以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

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蓄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

以繼韜時以誅死

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路王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閱府庫實金帛不過三萬匹兩而賞軍之費應用五十萬緡乃率京城民財數日僅得數萬緡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是經死而軍士游市肆皆有驕色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言於帝曰切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

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軍士無厭猶怨望

宋太祖皇帝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自唐末兵興方鎮皆留財賦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疆境迫蹙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奉太祖周知其弊後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為精密

六年詔諸州通判官糧科院至任並須躬自檢閱帳籍所列官物不得但憑主吏管認文狀

是歲置封樁庫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羨始於講武殿別為內庫號封樁庫以待歲之餘用

帝嘗曰軍旅飢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人乃置此

庫太宗又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棟納諸州上供物嘗謂左
 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當復賦率
 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
 水旱賑給慶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籍其數以貸於
 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有
 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

止齊陳氏曰國初平僭偽盡得諸國所藏之賦入內藏是
 後時時以州縣上供指撥入庫而不齊集守藏之臣每以
 為言上亦不察察也蓋祖宗盛時內藏庫止是收簇給費
 之餘或坊場課利不以多寡初無定額熙寧二年始命三
 司戶部判官張諷核實諷取自嘉祐至治平十年以來輸
 送之數見得川路金銀自皇祐三年並納內庫餘福建廣
 東佳南江南東則各有窠名分隸而十年之間所入殊不

等乃詔今後並令納左藏庫逐年於左藏庫撥金三百兩
 銀五十萬兩入內藏遂為求額然諷元奏治平以前諸路
 所進坑冶山澤河渡課利悉在其中既合為元額矣在後
 中書再取旨以諸路提點銀銅坑冶司所轄金銀場冶課
 利並依久例盡數上供入內庫則坑冶之入不理為左藏
 庫年額之數自是條制益嚴密皆王安石之為也元豐元
 年敕諸路上供金銀錢帛令赴內藏庫內者委提刑拘催
 擅折變那移截留者徒二年不以赦原元祐詔令諸路坑
 冶課利七分起發赴內藏庫三分充漕計靖康政元三分
 復盡輸內藏矣

開寶元年詔諸道給舟車輦送上供錢帛

止齊陳氏曰國初上供隨歲所入初無定制而其大者在
 糧帛銀錢諸路米綱會要開寶五年令汴蔡河歲運江淮

米數十萬石赴京充軍食太平興國六年制歲運三百五十萬石景德四年詔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終十年酌中之數定為年額上供六百萬石米綱立額始於此銀綱自大中祥符元年詔五路糧儲已有定額其餘未有條貫遂以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最為多者為額則銀綱立額始於此錢綱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請立定錢額自後每年依此額數起發則錢綱立額始於此絹綿綱雖不可攷以咸平三年三司初降之數則亦有年額矣然而前朝理財務在寬大隨時損益非必盡取上供增額起於熙寧雖非舊貫尤未為甚崇寧三年十一月始立上供錢物新額於是益重宣和元年戶部尚書唐恪稽考諸路上供錢物之數荆湖南路四十二萬三千二百二十九萬匹兩利州路三萬二千五百一十八貫匹

荆湖北路四十二萬七千二百四十七貫匹兩夔州路一百二十二萬三千八百八十九貫匹兩江南東路三百九十二萬四千四百六十七貫匹兩京西路九萬六千三百五十一貫匹兩河北路一十七萬五千四百六十四貫匹兩廣西路九萬一千九百八十貫匹兩京東路一百七十七萬二千一百二十四貫匹兩廣南東路一十八萬八千三百三十一貫匹兩陝西路一十五萬七百九十貫匹兩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七萬六千九百八十八貫匹兩成都路四萬五千七百二十五貫匹兩潼川路五萬二千一百二十貫匹兩兩浙路四百三萬五千七百八十八貫匹兩兩淮南路一百一十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三貫匹兩而斛斗地雜科不與焉其取之民極矣方今版圖僅及承平之半而賦入過宣和之數雖曰饒軍出不得

已要非愛惜邦本之道此寬民力之說所以爲最先務也
按止齋此段足以盡宋朝上供之委折上供之名始于
唐之中葉蓋以大盜擾亂之後賦入失陷國家日不暇
給不能攷覈加以疆藩自擅朝廷不能制是以立爲上
供之法僅能取其三之一宋興既已削州鎮之權命文
臣典藩奉法循理而又承平百年版籍一定大權在上
既不敢如唐之專擅以自私獻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
隳亂而難攷則雖按籍而索鎰銖皆入朝廷未爲不可
然且猶存上供之名取酌中之數定爲年額而其遺利
則付之州縣椿管蓋有深意一則州郡有宿儲可以支
意外不虞之警急二則寬於理財蓋陰以恤民承流宣
化者幸而遇清介慈惠之人則上供輸送之外時可寬
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貪饕縱侈之輩則郡計優裕之餘

亦不致刻剝以肆毒所謂損上益下者也嗚呼仁哉
六年令諸州舊屬公使錢物盡數解省毋得妄有支費以留州
錢物盡數繫省始於此

止齋陳氏曰自唐末方鎮厚斂以自利上供殊鮮或私納
貨賂卽名貢奉至是始盡繫省按後唐天成年宣命於繫
省麴錢上每貫上二百文充公使同光二年庸租院奏諸
道如更妄稱簡置官員卽勒令自備請給不得正破繫省
錢物則繫省之名舊矣然初未嘗立拘轄鉤管之制要不
使妄費而已淳化五年十二月初置諸州應在司具元管
新收已支見在錢物申省景德元年復立置簿拘轄累年
應在雖有此令不過文具三司使丁謂奏立轉運司比較
聞奏省司進呈增虧賞罰之法然承平日久國家蓋務寬
大諸郡錢物往往積留漕臣靳惜吝於起發而省司殊不

究知其詳魏羽在咸平則言淳化以來收支數目攢簇不就名為主計而不知錢出納王隨在景德則言咸平以來未見錢物著落諸州受御指揮多不供申或有申報多是鹵莽以致勘會勾銷了絕不得范雍在天聖則又言自太平興國以來未嘗除破更有椿管倍萬不少天聖至嘉祐四十年間理財之令數下徒有根括驅磨之文設而不用以此見得開國以來訖於至和天下財物皆藏州郡祖宗之深仁厚澤於此見矣熙寧五年看詳編修中書條例檢正五房公事判司農寺曾布奏伏以四方財物乾沒差繆漫不可知三司雖有審覆之名不復省閱但為空文自天聖九年上下因循全無檢點縱有大段侵欺亦無由舉發為弊滋多遂乞專置司驅磨天下帳籍自專置司繼以旁通目子而天下無遺利而公使錢始立定額自二百貫至

二千貫止州郡所入纔醋息房園祠廟之利謂之收簇

臣嘗束屨有奏陳謂如本州額定公使錢一千貫則先計却以不繫省錢貼足額數然諸項課錢逐年所收不等或虧折不及元數而所支不繫省貼足之錢更不增添則此額定數有不及一半後又以在州諸色錢類為一體封椿

入便以便不盡錢起發初嘉祐茶通商於是以前六路茶本錢茶租茶稅錢封椿入便若輒有支動即當職黜降不以

自守遷官去官赦降原減之限至是遂以七路諸色錢並依通商茶法矣元豐五年又以上供年額外凡瑣細錢定

為無額上供謂坊場稅錢增添鹽酒錢賣香茶錢賣拜斗錢賣銅錫錢披刺錢封贈錢淘尋野料錢額外錢到錢銅鈔水脚錢竹木稅錢誤支請受錢代支失賸賞錢贖罰錢戶絕物帛錢蓋自繫省而後

有應在司有應在司而後有封椿有封椿而後起發蓋至熙豐繫省初無窠名應在司最為冗長此元祐羣臣所以深罪王安石之紛更也

又詔諸州守臣非聖節進奉自餘諸般進奉錢物並留本州管
繫不得押領上京聖節進奉始此

止齋陳氏曰謹按李燾續通鑑熊克九朝要略皆於乾德
三年三月平蜀後書詔諸州計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
下於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矣蓋約本志修入而實錄不
著竊攷建隆以來凡上供綱皆有元降指揮獨不見上件
條貫唯至道四年二月十四日敕川陝錢帛令本路轉運
司計度只留一年支備其剩數計綱起發上京不得占留
蓋平蜀後事也自餘諸州常切約度在州以三年准備為
率外縣鎮二年偏僻縣鎮一年河北陝西緣邊諸州不在
此限江浙荆湖淮南西六路自來便錢州月帳內將見錢
除半支遣外並具單狀申奏諸州應繫錢物合供文帳並
於逐色都數下具言元管年代合繫本州支用申省候到

省日或有不繫本川支用及數目浩大本處約度年支
用不盡時下轉運司及本州相度移易支遣三司據在京
要用金銀錢帛諸般物色卽除式樣通下諸州府具金銀
錢帛糧草收支見在三項單數其見在項內開坐約支年
月省司卽據少剩數目下諸路轉運司移易支遣及牒本
州般送上京如有約度不足去處許以收至諸色課利計
置封椿以此叅攷是歲進奉約束并景德元年李燾所奏
足見國初未嘗務虛外郡以實京師今從實錄

按乾德三年有諸州金帛悉送闕下之詔今復有此詔
疑若異同而止齋遂以實錄不載前詔為疑蓋唐末而
方鎮至於擅留上供之賦威令不行故也宋興而州郡
不敢私用留州之錢紀綱素立故也既欲矯宿敝則不
容不下乾德之詔然紀綱既已振立官吏知有朝廷則

不妨藏之州郡以備不虞固毋煩悉輸京師而後為天子之財也

詔官受倉場頭子錢之半

頭子錢本末見田賦門

國用考

宋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 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宋興而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彊相繼降附祖宗因其畜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縉之遺百姓各安其生不為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給費寢廣天聖初始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初自祥符天書既降齋醮糜費甚衆至是始大省齋醮宴賜及減諸宮觀衛卒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費省矣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賈昌朝上言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

國用
文獻通考卷三百
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朞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
畜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倘有水
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祠
所賜之半著為式於是皇后嬪御宗室刺史各上俸錢以助軍
帝亦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亦減郊祠所賜銀
絹著為式時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前
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寶元元年未用兵陝西
錢帛糧草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一千一百五十一萬用兵
後入三千三百六十三萬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有奇蓋視河
東北尤劇以兵屯陝西特多故也元昊請臣西兵既解而調用
無所減即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趣議蠲除科率稍徙屯兵
還內地汰其老弱官屬羨溢則并省之又命較近歲天下賦
出入之數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為定式初真宗時內外兵九

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
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
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俸賜從而增廣又景德中
祀南郊內外賞賚緡錢金帛總六百萬至是饗明堂增至一
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范鎮上言古者宰相制國用今
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
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
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
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
下民力庶幾少寬至英宗治平二年內外入一億一千六百一
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出一億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
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是歲諸路
積一億六千二十九萬二千九十三而京師不與焉

蘇軾策別曰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
援已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
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困窮時所望不過
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
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
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
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
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
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何以過
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
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
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
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

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
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
以九年之畜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
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
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
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
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意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
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
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
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
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
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
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力然後可以望

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
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
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急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
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
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
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
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
歲而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
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
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
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
以鉅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
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

爲患不使濟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
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
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
兵之衆其爲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
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廩長廩長立而馬益
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
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
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曾鞏議
經費曰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
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爲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
也然不過用數之仞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
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
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

國用
之虞通考卷三十四
四
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其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較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下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三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十萬以二者較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官之多門可致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致而知然後

合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用官之數如景德之費比自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凋弊之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世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

用一奇巧嬖嬙左右掖庭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意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

按東坡南豐二公之論足以盡昭陵以來國計之本末然大槩其所以疲弊者曰養兵也宗俸也冗官也郊賚也而四者之中則冗官郊賚尤為無名故二論特詳焉所謂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所謂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也必求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誠名言也

神宗以國用不足留意理財熙寧元年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以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乃命翰林學士司馬光御史中丞滕甫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帝曰宮中如私身有俸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

如沈貴妃月俸八十萬皆浮於祖宗之時帝以勤儉率天下詔龍圖天章閣及禁中諸殿欄俱不用檀覆勵精為治大修憲度內自百司府寺外薄四海事為之制物為之法雖藏冰治龜畜羊之小事亦思有以節省

帝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及謂增創官司所以省費中書言諸倉主典役人增祿不厚不可責其廉謹請增至一萬八千九百緡復盡增選人之祿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時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善帝謂輔臣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前此嘗以龍腦真珠鬻於權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鉤考蓋領之者中官數十人惟知謹扃鑰塗窓牖以為固密安能鉤考其出

入多少與所蓄之數乃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焉

初藝祖嘗欲積縑帛二百萬易胡人首又別儲於景福殿元豐元年帝乃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儼狃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後積羨贏又揭以詩曰每處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願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哲宗元祐元年議者謂熙寧以前上供無額外之求州縣無非法之斂自後獻利之臣不原此意惟務刻削以為已功事有所減如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腳外江網船之類例皆賈轉運司封樁上供卽用度有增又令自辦上供名額歲益加多有司財用日惟不足必至多方以取於民非法之征其原於此因請罷熙寧以來舊上供額外所創封樁錢物及內外封樁禁

軍闕額奉給等樞密院議悉罷封樁慮諸路觀望於蒐備兵備或闕緩急之事乃詔三路領南被邊勿封樁仗帥臣以占募餘路封樁仍舊

詔曰邦賦之入蓋有常制若不裁減浮費量入為出深慮有誤國計宜令戶部尚書侍郎同相度裁減條析以聞

右司諫蘇轍奏臣切聞熙寧以來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布刪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專意點磨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閱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專置一司委以驅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足者俱不發封一有不足卽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朝廷欺言為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

國用
又唐通志卷三十一
用錢物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間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
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
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糧
草酒麴商稅房園夏秋稅管領畢鹽帳水腳鑄錢物料稻
糯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雜物
舟船柴炭修河物件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
架閣蓋謂錢帛等帳三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
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
國計虛贏所系故止今磨勘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郡州
軍地里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
以詳悉自是內外簡便頗稱允當今戶部所請收天下諸帳
臣未委為收錢帛等帳耶為并收驛料等帳耶若盡收諸帳
為依熙寧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耶為依熙寧以前復置

帳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
行當復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
餘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下戶部
令子細分析聞奏然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
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
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天下財穀之數欲乞令戶部
尚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
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
納卷舒之柄一歸戶部而戶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已
專領財用而元豐帳發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為不知其
數也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
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戶部施行

蘇轍元祐會計錄收支敘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

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九年之畜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
 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
 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
 百四十八萬除未鹽錢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并言未破
 應在及汎支給賜得此數細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
 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
 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
 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
 經費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朝廷
 待內藏末鹽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為媮歲月可也數歲之
 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轍嘗惟原其故方今禁中奉養
 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宮室不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
 制謹視出入之節未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久安物盈

而用廣亦理之常也顧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宗
 室之衆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為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為
 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矣防禦使四人今為四十
 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為諸今為二百
 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為今為六百九
 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為今為三百六十九
 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為今為四百三十一人矣
 諸司使二十七人今為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
 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為一千
 三百二十二入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為二千一百一十
 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為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餘可以
 類推臣不敢以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
 朝議皆無限法尚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而

爲一官秩并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俟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爲之將以爲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旣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寔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爲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爲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左司郎中張汝賢復請下諸路轉運司會計自熙寧以前歲出入之數及常供汎用之差并熙寧復叅攷焉且條畫某事之費因某法而用今某法旣改則某費可罷要亦省不急之用量入爲出則無不足之憂從之

元豐初作元豐庫歲發坊場百萬緡輸之大觀時又有大觀東西庫徽宗崇寧後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愛惜財賦減省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元豐官制旣行賦祿視嘉祐治平旣優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增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於是費用寔廣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紛如大率皆以奇侈爲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至用三十萬緡卒取無藝民不勝弊

時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行爲一百二十萬緡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俸者故當時議者有俸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吏祿濫冒理極以史院言之供檢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貼於權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益喧

戶部言本部歲用六百餘萬緡悉倚上供官吏違負者請以分數爲科罪之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更加之歲首則列次年之數聞於漕司考實申部從之是年以無額錢物督限未嚴乃更一季爲一月

靖康元年言者論天下財用歲入有常須會其數宜量入爲出比年以來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哀斂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常賦多爲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

民益重困欲以命戶部取索措置其事且曲折得以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須索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從其請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立額自來年始

紹興五年川陝宣撫司奏四川上供錢帛乞依舊留克贍軍侯邊事寧息如舊上曰祖宗積儲內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今方多故軍旅未息宜從所請

龍圖閣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言唐劉晏理財謂亞管蕭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莞權居其半今四川一隅之地權鹽權酒并諸色窳名錢已三倍晏數彼以千二百萬貫贍六師恢復中原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一軍屯駐川陝而不足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雖知寬剩亦未

敢除減但日夜憂懼歲計不足而已
十年始命上供羅復輸內藏庫其後綾紗絹亦如之
三十年戶部奏科撥諸路上供米斛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
斛而四川不預焉

巽巖李氏曰唐分天下之賦為三曰上供送使留州及裴
相相憲宗更令諸道觀察調度先取於所治州不足乃取
於屬州送使之餘與上供者悉輸度支當時兵費皆仰度
支未嘗別為之名凡度支錢悉繫省也今所謂繫省特唐
留州及送使錢耳送使錢既無幾其上供錢則往往移以
贍軍移上供以贍軍此天子之甚盛德也

孝宗乾道二年詔孫大雅奏漢制上計之法朕以為可行於今
令侍從臺諫叅攷古制進呈

國語京師奏事至中興則歲終遣使上計於正月曰天子幸德
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觀以詔殿最令也不然未嘗有
且見錢穀簿其通未畢各異列之意以為善也於是監察御史
張敦實劉貢言一縣必有一縣之計一郡必有一郡之計天下
必有天下之計天下之計總郡縣而歲收焉三代遠矣方冊可
得而知者自屬九州成賦中邦因南巡狩而大越登茅山而
會諸侯號其山曰會稽後立會稽郡漢書注云以其會諸侯之
計於此也逮至周官所載最為詳悉天官冢宰之屬理財居其
半掌財用而言歲終則會者凡十文大府之職歲終則以貨賄
之入出會之小宰之職歲終則以羣吏之職歲終則以貨賄
上計也漢承秦後蕭何收其舊籍知租倉善算於是令以列侯
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此則漢初之制也命一人以掌天下所
上之計也至武帝建元五年詔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
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注云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
詣京師上之元封五年三月朝諸侯主刑侯受郡國計太初元
年十二月又受計於甘泉天漢三年又受計於泰山之明堂太
始四年三月又受計於泰山之明堂是則終武帝之世五十餘
年之間一受計於帝都至受計於方岳或以三月或以十二月
之不同也至宣帝黃龍元年正月下詔曰方今天下少事而民
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文具而已務為欺誑以避其
課令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無相亂是則在宣帝
之時郡國所上計簿已不能無弊矣光武中興歲終遣使上計
遂為定制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在
列置大司農掌之其通未畢各異列之今孫大雅所陳者是也
然西漢言郡國上計東漢言屬郡計吏則遠方者在東漢未必
借至矣漢之大司農則今之戶部也切見戶部掌天下之財計
有上供中限未限之格法有月催旬催五日一催之期會每於

文獻通考卷三百一十五

國庫
歲終獨以常平收支戶口租稅造冊進呈而於州郡諸色窠目尚畧焉是於三代歲終則會與兩漢上計之法為未備也然而其偽乎在東漢止於屬郡之內况今日川廣之遠能使其如期畢至乎臣等愚見莫若歲終令戶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並皆造冊正月進呈兼採漢初之制承相選差一人考覈戶部所上計而明州郡之數最則三代兩漢之制皆兼該而無不舉之處矣詔戶部指置其後戶部言諸州軍歲起上供諸色窠名錢帛各有一條限年額數月本部每年預期行下逐路監司及州軍依限催納其歲終具常平收支并稅租課利等項通條取前二年數戶部本年數造冊進呈內不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造冊正月進呈錄諸州軍地遠近不同切慮次年正月未盡實申到若依取會齊足備造亦恐後時今欲立式通下諸州軍各以本州每歲應干合發上供窠名錢帛擇解數目置籍照條限納致發納歲終開具造冊須管次年正月了畢請關投進降付戶部彙攷將拖欠州軍取責點責施行上曰如此措置甚善從之

是年寧執進呈戶部收支細數覘管只四十二萬而未催之錢乃二百八十餘萬是知乾道仁民之政不盡斂以歸國而財賦之藏於州縣如此

淳熙十年詔左藏南庫撥隸戶部管 試攷昔驗今至道中歲入一千二百餘萬天禧末歲入三千六百餘萬嘉祐歲入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熙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寧宗時歲入六千餘萬然則土地之廣狹財賦之多少可以攷矣司版曹之計者尚忍求詳生財之方乎

葉適應詔條奏財總論曰財用今日之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攷古者財用之本末蓋攷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嚳以前為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括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為州治其財用視舜禹則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

國用
文獻通考卷三十四
二十一

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
為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弊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
以財少為患而以財多為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末利
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
煎熬逼迫之憂蓋漢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
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田光武明章
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
亦不大屈惟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歛之譏漢武帝奢侈有
均權征筭之政而西國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蓋兩
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為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
事遠矣分為三國裂為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
迫蹙禍變煩興至於調度供億猶自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
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即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

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
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關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此其
事則差近而可知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多財而能
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財少為患也故財之
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
治功之間耳非如今日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
足以較錙銖譬若惰夫淺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
也以財少為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世
盛於本朝之承平而其極盛乃至於今日其為國之名物采
章精神威望一切銷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威
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為寬緩迂遠之黨說以文其無用而盡
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小吏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
加聖思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為不究古者財之本末循

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
多少有無不足為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
可得而預論而况望其有所施行以必成效哉

又曰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
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斂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
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為最急既而僭偽次第平一諸
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太不掉之患者財在上
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為患及祥
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以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
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為
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
為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為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
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黷僧之吏

亦深自藏不敢奮頭角以裒斂為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
終歲之儲愁勞苦議平鹽茗權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寧
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斂散興利之臣四
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什百之獲
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
豐其借先王以為說而率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崇觀
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為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
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
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闢竭力相奉不
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
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斂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
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建
府於河北而張慤任饋餉之責者鹽鈔數十萬緡而已及來

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權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况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制無復承統轉運所至剗刷攫拏朝廷科降大書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將五百追捉鄉戶號痛無告賊貪之人又因之以爲已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旣立添酒折帛月椿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意自古以來莫今爲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爲甚也自是以後辛巳之役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賦斂輒增旣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椿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鈎攷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自是皇嘗

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於爲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善爲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况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陳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有餘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

右水心外藁所上財總論二篇足以見歷代理財之大槩及中興以後財愈多而事愈不立之深病故備載之于國用考之終至其所言經總制和買折帛錢則各具本門

左藏庫者國家經費所貯穀薪支三衙百官請給及宗廟宮禁

非泛之費并將校衛卒閤門醫職近侍請給皆出焉

左藏南庫本御前樞管激賞庫紹興休兵後秦檜取戶部窠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戶部告乏則與之由是金幣山積士大夫指為瓊林大盈之比高宗嘗出數百萬緡以佐調度淳熙末始併歸戶部

左藏封樁庫孝宗所創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為名撥入內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有司不敢執內藏庫即祖宗時舊置元豐三十二庫崇寧後為大觀東西庫秦檜用事時每三宮生辰及春秋內教冬年寒食節與諸局所進書皆獻令幣由是內帑山積紹興末詔除太后生辰及內教外餘並減半孝宗初又併進書禮物罷之紹興初始數取封樁錢入內藏御前甲庫者紹興中置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百工技藝之

巧者皆出其間日費母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臣僚以為言乃罷之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者渡江後所創自建炎隆興賞膳始減至維揚及臨安又減紹興四年秋趙元鎮為川陝荆襄都督既而不行遂以督府金錢入此庫十年秦會之當國以元木畔盟用兵須犒賜之物乃計畝率錢徧天下五等貧民無免者然兵未嘗舉而所斂錢盡歸激賞庫其後歲支至三十八萬緡堂廚萬五千東廚萬二千玉牒所日曆勅令所國史院尚書省犒設中書門下密院支費各有差議者指為冗費後減二十萬緡孝宗時再減十萬緡

合同憑由司者宮禁所取索也歲取金銀錢帛率以百萬計版曹照數除破不能裁節

修內司掌宮禁管繕歲輸緡錢二十萬以給其費後減其半
權貨務都茶場者舊東京有之建炎二年始置於揚州明年置
於江陵紹興三年置於鎮江及吉州五年省吉州務而行在務
移於臨安歲收茶鹽香息錢

豐儲倉者紹興二十六年始置韓尚書仲通在版曹請別儲粟
百萬斛於行都以備水旱號豐儲其後鎮江建康關外四川皆
有之

東南三總領所掌利權皆有定數然軍旅飢饉則告乞于朝惟
四川在遠錢幣又不通故無事之際計臣得以擅取予之權而
一遇軍興朝廷亦不問

諸州軍資庫者歲用省計也舊制每道有計度轉運使歲終則
會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虧者補之故郡邑無不足之患自
軍興計司常患不給凡郡邑皆以定額與窠名予之加賦增員悉

所不問由是州縣始困近歲離軍添差大為州郡之患
月已未初用張循王奏離軍將位並與添差州郡患無以給二
十七年六月丙辰兵部奏大郡毋過百人次郡半之小郡三十
人為額
而宗室戚里歸明歸正甚至於樂藝賤工胥史雜流亦

皆添差慶元一郡而添差四十員蓋本府七場務所入不足以
給四員總管之俸其間有十五年不徙任者計其俸入錢二十
餘萬緡米十餘萬斛揚州會府也歲輸朝廷錢不滿七八萬而
本州支費乃至百二十萬緡民力安得不困紹熙初議者請裁
定朝廷經費然後使版曹盡會一歲之入正其舊籍削去虛額
擇諸路監司之愛民而知財計者俾之稽考調度蠲其煩重以
寬民力朝廷未克行今之為郡者但能搏節度議察滲漏使歲
計無乏已號過人無復及民之政矣

公使庫者諸道監帥司及州軍邊縣與戎帥皆有之蓋祖宗時
以前代牧伯皆斂於民以佐廚傳是以制公使錢以給其費懼

及民也然正賜錢不多而著令許收遺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若帥憲等司則又有撫養備邊等庫開抵當賣熟藥無所不為其實以助公使耳公使苞苴在東南為尤甚揚州一郡每歲饋遺見於帳籍者至十二萬緡江浙諸郡酒每以歲遺中都官歲五六至至必數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書為平江守與祠官范致能胡長文厚一飲之費率至千餘緡時蜀人有守潭者又有以總計攝潤者視事不半歲過例饋送皆至四五萬緡供宅酒至二百餘斛孝宗怒而絀之九年正月戊子三月乙未然其風蓋未殄也東南帥臣監司到罷號為上下馬鄰路皆有饋計其所得動輒萬緡近歲蜀中亦然其會聚之間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為準有一身而適兼數職者則併受數人之饋獻酬之際一日而得二千餘緡其無藝如此頃歲陳給事峴為蜀帥馮少卿憲為成都漕就以所遺元物報之陳恕奏其容覆賊吏朝廷移之逮陳敗

乃得直時芮國器侍郎趙子直丞相相繼為江西漕凡四方之聘幣皆不入于家斥其資置養濟院於南昌以養貧者朱少卿時敏為潼川守受四方之饋每以其物報之趙德老鎮成都受而別儲之臨行以散宗室之貧者此皆廉節之可紀者也惟總領所公使錢以料次取于大軍庫故斂不及民然正賜不多而歲用率十數萬每歲終上其數于戶部輒以勞軍除戎器為名版曹知而不詰也所謂公使醋錢者諸郡皆立額白取於屬縣縣斂於民吏以輸之小邑一歲亦不下千緡人尤以為怨謂宜罷互送而損遺利使上下一體而害不及民則合祖宗制公使之意矣

右左藏庫以下皆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載宋朝渡江後帑藏之大槩而其制多承東京之舊至軍資庫公使庫則皆財賦之在州郡者也夫以經總制月椿錢觀之

則其徵取於州郡者何其苛細以軍資公使庫觀之則其儲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寬假也夫其徵取之苛細則民宜痛受椎剝之苦儲蓄之寬假則吏宜大肆侵盜之惡而俱不然何也蓋國家之賦斂雖重而所以施於百姓者常有憐恤忠利之意故民無怨讟州郡之事力雖裕而所以勵士大夫者一皆禮義廉耻之維故吏少貪污又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財賦為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然立法雖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則異唐之法起於中葉之後蓋版籍隳廢體統陵夷藩方擅財賦以自私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好殖私財節鎮刺史往往取經常之賦以供內府之進奉上之人因而利之遂不復能究其歲入之數而苟為是姑息之舉則其意出於私也宋之法立於承平之時蓋拊民以仁馭吏以禮而人

主未嘗有觫欲瀆貨之事雖內藏之蓄積常捐以助版曹則州郡之財賦固宜其不必盡歸之京師又使為監司郡守者廚傳支吾官給其費則不取之於民而因以行寬裕之政則其意出於公也然此法公襲既久得失相半其得者則如前所云而其失者蓋自中興以來朝廷之經費日夥則不免於上供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經總制月椿錢之類是也州郡之事力有限則不免於常賦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米頭子錢之類是也蓋其所以倚辦責成於州郡者以其元有椿留之賦然有限之椿留不足以給無藝之徵取又其法立於倥偬之時州郡利源之厚薄事力之優劇不能審訂斟酌而一槩取之故郡計優裕幸而長吏又得廉幹之人則樽節奉上之外其餘力又可代輸下戶之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四
逋懸對補無名之窠額若郡計凋弊不幸而長吏又值
貪庸之輩則經常之賦入不登於版曹而並緣之漁獵
已遍於閭閻矣愚嘗備論其事於經總制錢之末雖然
仁厚之澤所以著在人心者何也蓋雖愧於取民有制
之事而每有視民如傷之心故奉行之者不敢亟疾所
謂不從其令而從其意者是也雖不免季世征斂之法
而能行之以士君子忠厚之心故蒙被者不見其苛燒
所謂不任法而任人者是也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四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五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國用考 漕運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藁令疾至故曰飛
起於黃腫音誰東萊二縣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言公海諸郡皆令
今朔方之北河也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漢興高帝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婁敬說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
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
下足以委輸敬說也

孝文時賈誼上說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鏹

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途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也

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衆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方今朔方復與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

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指以漕省卒而卒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也其後番繫言漕

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頗費穿

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皮氏今絳郡龍門縣汾陰蒲阪

今河東郡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度可得穀二百

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上

又以為然發卒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償種

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時越人徙者以田予之其租稅

入少府其入未其後又有人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各

多故謂之稍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

言抵蜀從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

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

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

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為然拜湯子邠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武帝作栢梁臺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眾而下河漕渡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豐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

按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而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賈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孝宣即位歲數豐穰耿壽昌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多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萬萬億也萬萬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虞翊為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運通利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時光武欲修之而未果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充豫百姓怨嘆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乃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涸注無潰漏之患費以百億

服虔曰用百頭亦作臺曰老考節古云三蘇曰事云以香柏為之服說非也

致堂胡氏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都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各鴻溝或各官渡或各汴渠大槩皆自河入淮故淮河引江湖之舟以達于冀也今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四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為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道中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

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漢丞相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木牛其法方腹曲脛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住可大用而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三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 流馬亦有尺寸之數

先公曰邸閣者倉廩之異名歟魏晉以來多稱之晉史景紀言蜀將姜維寇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訖而復轉行至此 云云是邸閣者倉廩之名耳

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今淮陽郡至壽春春郡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與眾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語在屯田篇

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須有此詔竟未成功

懷帝末嘉元年修千金塢於許昌以通運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

穆宗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已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

趙王虎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比儲之水次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

價輸水次倉

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徐州今彭州今嘉州仍代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

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此費役微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

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

一車官酬絹八疋三丈九尺別有私人雇價布八十四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人雇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

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木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首

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贖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四匹又租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載私人雇價遠者五斗

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四匹近

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四匹近

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雇價應有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賸布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蒲陂其陸路後蒲陂至倉門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為便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

考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

薄骨律鎮今靈武郡高平今平原郡安定即今郡統萬即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

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

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設今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至

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度大河計奉五千乘運十萬斛

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

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

粟汭流數千里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

嶂岷山在今平原郡高平縣今嶂岷山也河水之造次船二百艘

二船為一船一船勝二十斛一船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

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

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

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

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

運自可求以為式

隋文帝開皇二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

號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福昌縣伊州今陸渾縣洛州今緜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

州置廣通倉並今郡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斃洛陽運米四十石
經底柱之險達于平常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
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西京城也引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
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
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通涿郡
今范陽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
鄯且末等郡逐吐谷渾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北置天下罪人配
為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涿郡
分江淮南配驍衛大將軍來天兒別以舟師濟滄舳舻數百里
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于平壤高麗所都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
百窖容谷八千

致堂胡氏曰隋煬積木其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以旱
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
所謂江河之水不能貫漏甕倉窞兌盈適足為重斂多藏
之罪耳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
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
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
而功利繁興民亦懼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舍嘉倉
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
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
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
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
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

輓夫繫二鈿於曾而繩輓絕輓夫多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以為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溢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栢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踴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人縣官

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洋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昊為副使益漕晉絳魏濮邢具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雇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亟脚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置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三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為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

國用漕運 卷之五
底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爲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爲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澁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檣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楸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屨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闕自衣闌後緹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舩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次轉樓下天子望見大恠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

而韋堅爲最初耀卿興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爲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之河南尹裴迴以八遞傷牛乃爲交場兩遞濱水處爲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爲石堰以過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以劉晏顯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運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皆決於晏晏卽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舩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

國用漕運 卷之五 五十五

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艍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
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
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桑竹篠為
緇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
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
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
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
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
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
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為
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
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
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據襄鄧南北漕引

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
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繫粟河官漕不通若導流
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
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起東關歷賴蔡涉
汴抵東都無濁河汴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
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
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
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
釀酒以飛龍馳負求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
事中崔造敢言為能立事用為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道顯
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
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
宰相分判六尚書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權酒侍郎吉

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嶽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搆叛貶琇雷州司戶叅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楷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

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主上都留後李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楊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國疏句城胡愛敬陂起隄貢城以通大舟河益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一千萬斛以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剗屬院鹽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鏞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

斛者死而覆船販輓至方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姦榜笞號苦之聲聞于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七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掇沙而進米多耗抵死其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輿成堰東達朶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願也議遂決堰城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攷開成初為長定綱州擇清彊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通羣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傭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攷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選而已及戶部侍郎裴休為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略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

貞元初陸贄上奏言邦畿之稅給用不克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險沂河渭湍險之艱費多而益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國之大事不煩費損故有用斗錢運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慮者則曰每至秋成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用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悉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常以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

諸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
煙火殆絕餒殍相望斯_所觀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
輔年穀屢登歲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
數年農家猶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米價倍貴流庸
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
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拯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
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所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
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入渭橋每
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
其米既糙且陳尤為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糴得錢
三十七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
可謂深失矣今約計一年和糴之數可當轉運二年一斛轉
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斛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切

慮停運則舟船無用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
集理必淹遲臣今欲減所轉之數以實邊儲其江淮諸道運
米至河陰河陰運米至太原倉太原運米至東渭橋來年各
請停所運三之二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
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拯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
緡減餽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
糴米以補渭橋倉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
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
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餽直並委轉運使折布綾絹緇
綿以輪上都償先貸戶部錢如此則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
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
賑乏之利存乎其間矣

元祐間東坡蘇氏論綱梢欠折利害奏狀曰臣聞唐代宗

國用 漕運
時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楊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揚子縣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給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二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干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

八十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為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

按西漢與唐俱都關中皆運東南之粟以餉京師自河渭泝流而上然漢武帝時運六百萬斛唐天寶極盛之時韋堅為水陸運使僅一歲能致四百萬斛餘歲止二百五十萬斛而至德以後僅百餘萬而已俱未能如漢之數且考之食貨志及參以陸蘇二公之言則運彌艱費彌重豈古今水道險易之不同耶當攷之

咸通元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潯渠并江西水運以饋行營諸軍泝運艱難軍屯廣州乏食

潤州人陳磻石詣闕言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得三五萬石勝於江西湖南汧流運糧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乃以磻石為鹽鐵巡官往揚子縣專督海運於是軍不闕供

後唐同光三年吏部尚書李琪奏請勅下諸道合差百姓轉般之數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者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次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者不拘文武顯是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此亦轉倉贍軍之一術也勅租庸司下諸州有應募者聞奏施行

長興二年勅應沿河船般倉依北面轉運司船般倉例每一石於數內與正銷破二升

四年二月三司使奏洛河水運自洛口至京往來牽船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今洛岸云倉門稍遠牙官運轉艱難近日例多逃走今欲於洛河北岸別鑿一灣引般直至倉門下卸其工役欲於諸軍傭人內差借從之

周顯德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况水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致堂胡氏曰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不使民徒費今觀世宗之言則知晉漢間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為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計豈為國撫民之道也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費是也當予而未嘗予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既與之善矣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耶明宗潞王時可謂窘匱猶放逋租數一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四年詔疏下汴水一派北入于五丈河又東北達于濟自是齊魯之舟楫皆至京師

六年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東疏汴水入于蔡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河以通漕運

宋東京之制受四方之運者謂之般般倉曰永豐通濟萬盈廣

行通濟有四倉景德四年改舊廣利景德中改大順成舊

第三曰萬盈第四曰廣衍延豐中祥符二年增第二順成常

農景德中改舊常盈景富國凡十倉皆受江淮所運謂之東河

亦謂之裏河曰永濟永富二倉受懷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

廣濟第一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亦謂之外河曰廣積廣

儲二倉受曹濮等州所運謂之北河受京畿之租者謂之稅倉

曰廣濟受京東諸縣廣積第一左右騏驎天駟監凡三倉受京

北諸縣左天廩坊倉受京西諸縣舊有義豐倉大大盈佑天廩

二倉受京南諸縣受商人入中者謂之折中含有裏外河二名

又有茶庫倉或空則兼受般般斛斗草場則汴河南北各三所

騏驎左右天廩坊天駟監各一所以受京畿租賦及和市所入

諸州皆有正倉草場受租稅和糴和市芻粟並掾曹主之其多

積之處亦別遣官專掌凡漕運所會則有轉般倉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令諸州自今每歲受民租及筦榷所獲之

課除支度給用外凡緡帛之類悉輦送京師官乏車牛者僦民

車以給

六年令諸州輦送上供錢帛悉官給車乘當水運者官為具舟

不得調發居民以妨農作

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之高貴者部送上供物民質

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以償乃詔遣牙將部

送勿復擾民

自江南東歲漕米數百萬給京師太宗恐倉吏給受不平遣皇

國用 漕運 太平通志卷三十五 二十六

城卒變服偵邏廉得末豐倉持量者八輩受賂為姦悉斬之監倉免官治罪

端拱元年徐休復上言京師內外凡大小二十五倉官吏四百二人計每歲所給不下四百萬石望自今米麥菽各以一百萬石為一界每界命常參官供奉官殿直各一人專知副知各二人凡七人共掌之詔可

二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晁錯云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蓋不可使至賤亦不可使至貴今王都萬眾所聚導河渠達淮海貫江湖歲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此朝廷之盛臣庶之福也近來都下粟麥至賤倉廩充牣紅腐相因或以充賞給斗直數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夫軍士妻子不過數口而月給糧數斛即其費有餘矣百萬之眾所餘既多游手之民資以給食農夫之粟何所求售况糧之來也至遠至艱官之給也至輕

至易歲豐儉不可預期倘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急何以救之今運米一斛至京師其費不啻三百錢諸軍舊日給米二升今若月賦錢三百人必樂焉是一斗為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腳亦不減此數望明勅軍中各從其便願受錢者若市價官米斗為錢二十即增給十錢裁足以當工腳之費而官私獲利數月之內米價必增農民受賜矣若米價騰踴即官復給糧軍人糴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餘糧江外之運亦漸可省上覽奏嘉之

天禧末京城所積倉粟一千五百六十萬餘石草一千七百萬五千餘圍

國初以來四河所運粟未有定制至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二十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

五十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自是京城積粟盈溢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凡漕運大約其數亦計臨時移易焉凡水運自淮南江南荆湖南北路所運粟於楊真楚泗州四處置倉以受其輸既而分調舟船沂流而入京師發運使領之荆湖江淮兩浙以及嶺表金銀香藥犀象百貲亦同之惟嶺表陸運至處州而後水運咸平五年七月又命南轉運同計度省自京至廣南香藥驛遞軍士及使臣計六千一百餘人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汭流由汴河而到亦置發運使領之陳頵許蔡光壽等六州之粟帛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東十七州之粟帛由廣濟河而至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運而歲計所賴者惟汴流焉河北衛川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有廷臣主之川陝諸州金帛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以至租布及官所市布由水運送江陵自江陵遣綱吏運送京師咸平中定歲運

六十二萬石分爲十綱舊常至數天禧末水陸上供金帛絹錢

二十二萬一千餘貫兩端足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

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

一處州六百五吉州五百二十五明州一百七十七婺州一百

三温州一百二十五台州一百二十六楚州八十七潭州二

百八十鼎州二百四十一鳳翔斜谷六百嘉州四十五

止齋陳氏曰本朝定都于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江南淮

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

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

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

師四河所運惟汴河最重

景德中漕東南粟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後增至六百萬天聖

中發運使請所部六路計民稅一石量糴粟二斗五升歲可更

得二百萬石給京師仁宗曰常賦外增糴是重擾民不許特江

南穀貴民貧尚書員外郎吳耀卿以爲言詔歲減五十萬後是三司奏復增至六百萬然東南災歉輒減歲漕數或百萬或數十萬又轉移以給他路者時有焉

慶曆中詔減廣濟河歲漕一十萬石後黃河歲漕益減耗纜運菽三十萬石而歲創漕船市材木役牙前勞費甚廣嘉祐四年詔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舟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歲擢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並事目繁夥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於其間操舟者昧諸吏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貨貴以趨京師自

是江汴之舟合雜漕轉無辨矣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弊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宜勅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言利者多以元說爲然朝廷爲詔如元奏之而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復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勅江淮兩浙轉運司以昔年功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期自嘉祐五年汴綱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綱既不得至江外江外船亦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綱工卒乞冬坐食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以自給船愈壞漕歲額又愈不及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綱多慵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久矣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

政守前詔不許御史亦以為言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
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日七十
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
又運金帛緡錢入左藏庫內藏庫者總其數一千一百七十
三萬而諸路轉移以相給者皆不與焉繇京西陝西河東運
薪炭至者薪以斤計為一千七百一十三萬炭以秤計為一
百萬是歲諸路創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大約京師歲費粟
四百餘萬石芻四百餘萬圍粟則漕運之人及畿縣歲賦商
人入中皆在焉芻亦賦於畿縣或體量和市既而罷商人入
中粟至景祐初議復之論者或謂糴京師則穀價翔貴命官
度利害後雖復之然入中者無幾芻以體量和市者遇歲儉
則蠲之前後不可勝數至和中一歲凡蠲二十五萬三司嘗
請以布償芻直登萊端布為錢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

宗以取直過厚命差減其數云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京師秬米支五歲餘久且陳腐請令發
運司以上供穀五十萬石糴穀貴處市金帛儲權貨務以給三
路軍需從之

發運司始於仁宗時許元自判官為副使創汴河一百綱漕
荆湖江淮兩浙六路八十四州米至真揚楚泗轉般倉而止
復從通泰載鹽為諸路漕司經費發運司自以汴河綱運米
入京師

神宗熙寧七年詔委官疏浚廣濟河增置漕舟依舊運京東米
上供

宣徽南院使張方平言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運立上供
年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
廣濟河所運止給大康延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唯汴河運

米麥此乃太倉畜積之實近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願留神慮以固基本

京東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可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相度訖無施行

薛向爲江淮發運使先是漕運吏卒上下共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跡而官物陷折者歲不減二十萬斛至向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以相檢察而舊弊悉去

七年提舉汴河隄岸司言京東地富穀粟可以漕運但以河水淺澁不能通舟近修京東河岸開斗門通廣濟河爲利甚大今請通津門裏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內開河一道及置斗門上安水磨下通廣濟河應接行運從之

八年詔罷歲運糧百萬石赴西京先是導洛入汴運東粟以實洛下至是戶部奏罷之

元祐七年知揚州蘇軾上言臣切見嘉祐中張方平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兵恃食食恃漕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填償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爲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臣到任以來所斷糧綱欠折等人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胥妻鬻子聚爲乞匄散爲盜賊切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旣免征税而腳錢又輕故

物貨流通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遍而必勒留住岸一船檢點卽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糧綱稅錢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檢點緣此為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有限量折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利害皎然臣聞東南餽運所繫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

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申明元祐編勅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庶刻薄之吏不敢取小害大東南大計自然辦

集

徽宗大觀三年尚書省言六路上供斛斗已令直達而奉行之吏因循止將歲貢額斛於真揚楚泗倉廩為卸納摺運之地又以所管斛斗代諸路歲額不足之數且欠發運司米一百二十餘萬斛不償乞將見在斛斗盡於般發赴朝廷從之

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

不至傷農飢歉則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國家
建都大梁足食足兵之法無以加於此矣崇寧初蔡京為相
始求羨財以供侈費用所親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
萬緡克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
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
而轉般無用矣乃用戶部尚書曾孝廣之說立直達之法時
崇寧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孝廣之言曰往年南自真州江
岸北至楚州淮隄以堰豬水不通重船般剝勞費遂於堰傍
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
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
仲荀奏請度真楚州堰為水閘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
至京師惟六路上供猶循用轉般法吏卒糜費與在路折閱
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

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
額雖湖南北至遠處所亦直抵京師豐不加糴歉不代發方
綱米之來也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踰時州縣
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之以致公流鄉保悉至搔擾公
私橫費無有紀極又鹽法已壞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
隨壞本法盡廢弊事百出良可嘆也

譚稹言伏讀聖訓自轉般之法廢為直達歲運僅足自開歲
綱運不至兩河所糴所般數目不多何以為策令臣詢訪措
置以聞竊詳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之本意可謂至密
一則以備中都緩急二則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般裝發資
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澁遂致中都糧儲
不繼仰煩聖訓丁寧訓飭謂淮南三轉般倉今日不可不復
置淮南路泗州江南路真州兩浙路楚州仍乞先自泗州為

始候一處了當次及真楚既有糴本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乞賜施行然後俟豐歲計置儲畜取旨立法轉般以爲末法詔稹所陳利害甚明並可依奏候睦賊平日令發運司措置施行五年二月新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謹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則可糴於真二浙有米則可糴於楊宿毫有米則可糴於泗坐視六路之豐歉間有不登之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幹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以寬民力萬一運渠旱乾則近有汴口倉庾今日所患者向來糴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難以全仰朝廷乞將經制司措置地契賣糴量添七色等錢以椿克糴本假之數年可以足用六月詔特支降度牒一百萬貫香鹽鈔一百萬貫付呂滄盧知原均斛斗專克應副轉般令尚書省措置取旨大觀以後或行轉般或行直達詔令不一

政和元年張根爲江西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以給中都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於督趣根常存三十萬石於本司爲轉輸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

高宗建炎初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餘赴京師二年八月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路綱運赴江寧府福建兩浙江赴平江府京畿淮南南京東西路北陝西路及川綱並赴行在又詔二廣湖南北綱運如經由兩浙亦許赴平江府送納福建綱運經由江東西亦許赴江寧府送納三年閏八月又詔諸路綱運除見錢并糧斛赴建康府戶部送納外其金銀絹帛並赴行在所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粟專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岳鄂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行在錢帛亦然惟水運有舟楫之勞陸運有夫丁之擾雇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而不願藏

舟自廢其田而不願有田王事鞅掌人胥病之於是申水脚糜費七分錢三分錢法嚴卸綱無欠復拘留人船之戒慮擄船之為民害也既優價雇募客舟矣又許將一分力勝搭帶私物捐其稅及於兩浙江東西四川瀘敘嘉黔間自造官舟又揆道里之遠近灘積之險阻置轉般倉修堰閘門浚河道以便漕運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飢病相仍道死者衆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輓之人以為便然嘉陵江險灘積相望夏苦漲流冬阻淺澁終歲之運殆莫能給玠再欲陸運帥臣邵溥爭之且言宣司已取蜀民運腳錢百五十萬其忍復使之陸運乎乃卒行水運總所委官就糴於公流復就興利閬州置場聽客人中賣又減成都水運對糴未免四川及京西路請州租以寬之網運之官其責繁難人以為憚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其

有少欠許糴填補足其綱欠及一分才送有司究弊後來獻說者止欲從窄減作五釐且以百石論之五釐止五斗耳使之全無侵蠹當風揚擲亦不免五釐之少則舉無納足之綱於是戶部言乞將少欠五釐以上一分以下之人立限二十

日糴填

孝宗淳熙元年詔不以所欠多少並與放除其綱米赴倉卸納以陳易新不得就舟支遣其折帛錢綱在路違法借貸重其罰或措貸官錢收買物貨無償許估賣出豁其金銀錢帛色額低次虧損官錢者行下元買納場吏人名下追理不得均攤民戶其有因綱運欠折追降官資者如本非侵盜且補納已足許保明敘復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分之一蓋天下漕米多取於東南而東南之米多取

於江西也

東萊呂氏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漕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是事大體重到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三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飢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

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至一石者地理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槩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

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漕繫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官多役衆唐中睿以

後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爲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饗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疆稅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爲亂所用猶多鎮武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爲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

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
江淮是第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
時漕運之臣所謂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
淮之粟所會於京口京口是諸郡咽喉處初時潤州江淮
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
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由漕運致
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
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
宋朝定都于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
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
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之粟自
廣齊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
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

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
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置發漕兩處最
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方之粟底柱
之門舟楫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
官然不如兩處之重此宋朝之大略如此然而宋朝所謂
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
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
州入轉般倉自真方入船卽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
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
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
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
便是姦弊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爲旗蓋緣風動四方萬
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真州便是唐時楊子江後

來本朝改號曰真州運法未壞諸州船只到真州請鹽回
 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歲造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
 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
 束諸州船終不應副因此漕法漸壞惟發綱發運未罷及
 蔡京為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
 法置直達江無水處不如此是時姦吏多雖有運漕之官
 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
 運時便都無姦計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為姦
 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之粟少似東南畜
 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召亂之道也本朝漕運之法壞自蔡
 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略如此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六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斬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國用考 賑恤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
 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
 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
 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
 用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
 皆以餘財共之少曰委多曰積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調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
 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
 鬴上人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此皆謂一月食米
 也六斗四升曰鬴若食不能
 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漢高祖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治漢書作活

漢書振救名聞無名之字

文帝六年大旱蝗發倉庾以賑貧民

武帝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行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扶振}扶振饑民免其危者具以名聞

河內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昭帝元鳳三年詔曰乃者民被水災頗置於食朕虛倉廩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賑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武帝始開邊徙民屯田皆與犁牛後丞相御史復間有所請今勅自上所賜予勿收

青丞相所請乃令其顧稅耳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使農移就

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以車船載穀入關得無用傳傳傳符也欲穀之傳賑賑及多故不問其出入

元帝初元元年詔振業貧民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

永光元年赦天下令各務農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

四年詔所貸貧民勿收責

成帝河平四年賑貸潁河郡水傷不能自存者避水他郡國所

在冗食之冗散廩舍使生活不占著戶給役使也

末始二年詔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

縣官賑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為吏補三百

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

卽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以上一年據漢言萬之下有錢之字

漢書所在作在斯

師古曰收食貧人謂收取而養食之助縣官賑贍者謂出物以助郡縣之官也已賜直謂官賜其所費直也右更者漢十四爵也更音工行反

光武建武六年令郡國有穀者給廩高年鰥寡孤獨篤癯無家不能自存者

明帝末平十八年賜鰥寡孤獨篤癯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章帝建初十六年詔貧民有田業而匱乏者貸種糧勿收責

以後以各處水旱饑饉賑貸非通行天下者不書 獻帝興平元年三輔大旱帝出太倉米豆作糜食饑人

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如

故帝疑賦郵有虛乃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責有司收侯汶考實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魏文帝黃初二年冀州大蝗民饑遣賜開倉廩以賑之 明帝景初元年冀交徐豫四州遇水遣使循行沒溺死亡及失產財者所在開倉賑給之

吳大帝赤烏三年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晉成帝咸康元年揚州諸郡饑遣使開倉賑給

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饑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凋穀踴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

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為制平價又沿淮歲豐令三吳饑人即以貸給使彊壯轉運以贍老弱 又詔以會稽

宣城二郡米穀百萬斛賜遭水人

二十年諸州郡水旱人大饑遣使開倉賑恤 魏孝文太和元年詔州郡水旱蝗人饑開倉賑恤

七年以冀定二州饑詔郡縣為粥於路以食之 定州上言為粥所活者九十四萬七千餘口 冀州上言為粥所活七十五萬一千七百餘口

宣武延昌元年州郡十一大水詔開倉賑恤以京師穀貴出倉

粟八十萬石以賑恤貧民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民饑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腐雜糠以獻為之流涕不御酒殆將一暮乃帥民就食於洛陽敕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携幼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

唐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間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是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唐太宗貞觀二年山東旱遣使賑恤饑民鬻子者出金寶贖還之

以後發常平義倉賑恤事並見市糶攷茲不再錄

周顯德六年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

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致堂胡氏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為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歛為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滂而稅不蠲蝗蝻蝻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况貸於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遣使賑貸揚泗飢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揚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餘萬斛倘以貸民至秋收新粟公私俱利有司沮之曰若來歲不稔孰任其咎義倫

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耶此當斷
自宸衷上從之 三月詔賜沂州飢民種食 又詔賑宿蒲晉
慈隰相衛州飢

開寶四年劉鋹平詔賑廣南管内州縣鄉村不接濟人戶委長
吏於省倉內量行賑貸候豐稔日令只納元數

八年平江南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飢民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以粟四萬石賑同州飢

淳化二年詔求興鳳翔同華陝等州歲旱以官倉粟貸之人五
斗仍給復二年

五年命直史館陳堯叟等往宋亳陳穎等州出粟以貸飢民每
州五千石及萬石仍更不理納

直宗咸平二年詔出米十萬石賑兩浙貧民
五年遣中使詣雄霸瀛莫等州為粥以賑饑民

兩浙提刑鍾離瑾言百姓闕食官設糜粥民競赴之有妨農
事請下轉運司量出米賑濟家得一斗從之

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懼修省見於顏
色惻怛哀矜形於詔令其德厚矣災之所被必發倉廩賑貸或
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
以官爵災甚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或鬻祠部度僧牒東南
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或數十萬或有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
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倚格以須豐年寬逋負休力役
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蠶鹽若和糶及科率追呼不
急妨農者罷之薄關市之征鬻牛者免筭利有可與民共者不
禁水鄉則蠲蒲魚果蔬之稅民流亡者關津毋責渡錢過京師
者分遣官諸城門賑以米所至舍以官第為淳糜食之或賦以
閑田或聽隸軍籍老幼不能自存者聽官司收養因飢役若厭

弱死者官爲瘞埋祭之厥溺死者加賜其家錢粟蝗爲害則募民捕以錢若粟易之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升或五升下詔州郡戒長吏存拊其民緩繯繫省刑罰飢民劫困害者薄其罪且以戒監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罷懷不任職者間遣內侍存問災甚則遣使安撫其前後所施大略如此初天下没入戶絕田官自鬻之至嘉祐二年樞密使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納之數以上三司戶不滿萬留田租千石萬戶倍之戶二萬留三千石三萬留四千石五萬留六千石七萬留八千石十萬以上留萬石田有餘則鬻如舊四年詔改隸司農寺州選官二人主出納歲十月則遣官驗視應受米者書其名于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給米人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餘乃及諸縣量其大小而均給之其大畧如此

慶曆八年河北京東西大水大飢人相食詔出三司錢帛振之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千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糧飯勞之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人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時知鄆州劉夔亦發廩贖飢民賴全

活者甚衆盜賊衰止賜書褒獎

曾鞏採災議曰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之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勞午於下無以抹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壞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佗爲是農不復得修其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閭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

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旣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之時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辨此又非深思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祭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人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

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己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激之吏彊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

已乎况今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貨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修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間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取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蓄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厲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

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駢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飢寒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抹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振之足以抹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間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離轉死之禍則戴上天之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

英宗治平四年河北旱民流入京師待制陳薦請以糶便司陳粟貸民戶二石從之

御史中丞司馬光上疏曰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斗斛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斗斛數少不能周徧者且須救上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豫約矣若富實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如此飢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游外鄉居者旣安則行者思反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

神宗熙寧元年降空名度牒五百道付兩浙運司令分賜本路召人納米或錢賑濟

帝以內侍有自淮南來者言宿州民飢多盜繫囚衆本路不以

聞詔遣太常博士陳充等視宿亳等州災傷又詔河北災傷州軍劫盜罪死者並減死刺配廣南牢城年豐如舊

司馬光上疏論曰臣竊聞降敕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為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飢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為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勅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相劫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

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飢民嘯聚不可禁禦又况降敕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

按溫公此奏乃言之於英宗治平年間非此時所上今始附此

六年詔自今災傷用司農常法振救不足者並預具當修農田水利工役募夫數及其直上聞乃發常平錢斛募飢民興修不如法賑拯者委司農劾之

七年賜環慶路安撫司度僧牒千以備賑濟漢蕃飢民元豐元年詔以濱棣滄州被水災令民第四等以下立保貸請常平糧有差仍免出息

帝曰賑濟之法州縣不能舉行夫以政殺人與刃無異今出入一死罪有司未嘗不力爭至於凶年饑歲老幼轉死溝壑

而在位者殊不卹此出於政事不修而士大夫不知務也

九年知太原府韓絳言在法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給米豆至次年三月終止河東地寒與諸路不同乞自十一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終止如有餘即及三月終從之

賑貧始於嘉祐中罷鹽諸路戶絕田以夏秋所輸之課給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神宗以來其法不廢自蔡京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克使令置火頭具飲饌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費用既多不免率歛貧者樂而富者擾矣

元豐間詔青齊淄三州被水之民老幼疾病無依者給口食如乞丐法

哲宗元祐六年翰林學士承旨知杭州蘇軾言浙西二年諸郡災傷今歲大水蘇湖常三州水通為一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

州二十萬未數他郡今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新穀變故未易度量乞令轉運司約度諸郡合糶米斛數目下諸路封樁及年計上供赴浙西諸郡糶賣詔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緡賑濟災傷

紹聖元年帝以京東河北之民乏食流移未歸詔給空名假承務即敕十大廟齋即補牒十州助教不理選限救三十度牒五百付河北東西路提舉司召人入錢粟充賑濟

東萊呂氏曰荒政條目始於黎民阻飢舜命棄為后稷播時百穀其詳見於生民之詩到得後來如所謂禹之水湯之旱民無菜色

荀子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其荒政制度不可攷及至成周自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其詳又始錯見於六官之書然古者之所謂荒政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

出禮記遇歲有不登為人主者則貶損減省喪荒之式見

於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厄窮為一書周禮當時天下各

自有廩藏所遇凶荒則賑發濟民而已當時措置與後世

不同所謂移民平糴皆後世措置且自周論之太宰以九

式均節物用三曰喪荒之式又遣人掌縣鄙之委積以待

凶荒而大司徒又以薄征散利凡諸侯莫不有委積以待

凶荒凶荒之歲為符信發粟賑饑而已當時歛散輕重之

式未嘗講侯甸采衛皆有饋遺不至於穀價翔踴如弛張

歛散之權亦不曾講惟到春秋戰國王政既衰秦饑乞糴

平晉魯饑乞糴于齊左傳歲一不登則乞糴於隣國所謂

九年之制度已自敗壞見管子輕重一篇無慮百千言不

過君民互相攘奪收其權於君上已非若道所謂荒政一

變為歛散輕重先王之制因壞到後來歛散輕重之權又

不能操所以啓姦民幸凶年以謀禍害民轉死於溝壑至

此一切急迫之政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歛散輕重

之法又殆數等大抵其法愈壞則其術愈粗論荒政古今

不同且如移民易粟孟子特指為苟且之政已非所以為

王道秦漢以下却謂之善政漢武帝詔令水潦移於江南

長江

文獻通考卷二十六

七

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本紀元鼎二年詔唐西都至歲不登關

中之粟不足以供萬乘荒年則幸東都自高祖至明皇不

特移民就粟其在高宗時且有逐糧夫子之語後來元宗

溺於可安不出長安並出通鑑以此論之時節不同孟子所謂

苟且之政乃後世所謂善政且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須必

世百年而可行亦未易及此後之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

糴法非先王之政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賑饑此又思

其次之良規到得平糴之政不講一切趣辦之政君子不

幸遇凶荒之年不得已而禱要之非常行使平糴之法常
 行則穀價不貴四民各安其居不至於流散各可以自生
 養至於移民移粟不過於饑殍之養養之而已若設糜粥
 其策又其下者王莽末年民愈貧困苦枯旱穀價翔貴
 比處及青徐地人相食雜揚以東米石二
 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謂
 者欲民煮水為酏酪不可食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
 贍官以廩之吏盜其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
 稟餓死者十七八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
 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雖然如此各
 有差等有志之士隨時理會使其民戰國之時要論三十
 年之通計此亦虛談則可以行平糴之法如漢唐坐視無
 策則移民通財雖不及先王亦不得論又不得已而無
 糜粥之養隨所寓之時就上而措置得法亦可大抵論
 荒政統體如此今則所論可行者甚多試舉六七條且如

漢載粟入關中無用傳宣帝本始四年歲不登民以事後
 船載谷入關毋得用傳出本紀後來販粟者免稅此亦可行之法此法一行米粟流通如後
 世勸民出粟散在鄉里以田里之民令豪戶各出穀散而
 與之此一條亦可行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於城外
 所謂室廬措置種種有法當時寄居游士分掌其事不以
 吏胥與於其間富鄭公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
 公以爲從來極救當聚之州縣人既饑多
 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飢死者氣
 薰蒸疾疫隨起居人亦致病弊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
 榜要路令飢民散入村落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
 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各因坊村擇寺廟及
 公私空屋又因山巖爲窟室以處流民富民不得破澤之
 利分遣寄居閑官往主其事間有健吏募流民中有曾爲
 吏胥走隸者皆給其食令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
 以貯擇地爲塲掘溝爲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
 一如官府公推其法於境內吏之所至手書酒炙之饋日
 至人人所戴爲之盡力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餓死者無
 幾爲大冢葬之謂之叢冢其間疆壯堪爲禁卒者募得數
 千人奏乞撥充諸軍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爲法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穀價四方商賈輻湊出言行
 錄熙寧
 吳介

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增價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此一條亦是可行之法凡六

七條皆近時可舉而行者自此推之不止六七條亦見歷世大綱須要參酌其宜於今者大抵天下事雖古今不同可行之法古人皆施用得遍了今但則舉而措之而已今

所論荒政如平糴之政條目尤須講求自李愷平糴至漢耿壽昌為常平倉元帝以後或廢或罷到宋朝遂為定制

仁宗之世韓魏公請罷鬻沒官之田募人承佃為廣惠倉散與鰥寡孤獨慶曆祐間既有常平倉國朝淳化三年置景德三年於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兩浙置天禧四年又有廣惠廣

濟倉賑恤所以仁宗德澤洽於民三倉蓋有力至王荆公用事常平廣惠量可以支給盡糶轉以為錢變而為青苗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賣盡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

司言乞令河北京東淮南轉運司施行常平廣惠倉出納乃預備之法廣惠倉斛斗除依律合支老疾乞丐人據數量苗其餘並令常平倉監官通管一般轉易其兩倉見錢依陝西出俵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召人戶請領令隨稅送納斛斗內有預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項納見錢皆聽仍於京東淮南河西三路先行此法措置四年詔賣廣惠倉田雖得一時之利要之竟無根底元祐間雖復章惇又繼之三倉又壞論荒政者不得不詳攷

高宗建炎元年詔勸誘富豪出粟米濟糶饑民賞各有差糶及三千石以上與守闡進義校尉一萬五千石以上與進武校尉二萬石以上取旨優異推賞已有官蔭不願補授名

目當比類施行

紹興二十八年浙東西田苗損於風水詔出常平米賑糶更令以義倉賑濟在法水旱檢放及七分以上者濟之詔自今及五分處即撥義倉米賑濟

孝宗隆興二年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十萬兩付戶部變糶以

濟之其年淮民流於江浙十數萬官司雖濟而米斛有限乃詔民間不曾經水災處占田萬畝者糶三千石萬畝以下糶一千石

三年臣僚言日前富家放貸約米一斗秋成還錢五百其時米價既平糶四斗始克償之農民豈不重困詔應借貸米穀只還本色取利不過五分

七年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繫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無官人一千石補進義校尉頭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者聽以上補官或進士則免文解及補上州文學迪功郎各有差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選人轉一官以上循資及占射差遣有差武臣亦如之五千石以上文武臣並取旨優與推恩臣僚言諸路旱傷乞以展放展閣責之運司糶給借貸責之常

平司覺察妄濫責之提刑司體量措置責之安撫司上諭等執曰轉運只言檢放一事恐他日賑濟之類必不肯任責虞允文奏曰轉運司管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責也

淳熙八年詔支會子二十二萬併浙東路常平義錢內支一十萬貫付提舉朱熹措置賑糶

十年江東憲臣尤袤召人言東南民力凋弊中人家至無數月之儲前年旱傷江東之南康江西之興國俱是小壘南康饑民一十二萬二千有奇興國饑民七萬二千有奇且祖宗盛時荒政著聞者莫如富弼之在青州趙抃之在會稽在當時已是非常之災夷攷其實則青州一路饑民止十五萬幾及南康一軍之數會稽大郡飢民纔二萬二千而已以興國較之已是三倍至於賑贍之米弼用十五萬抃用三萬六千今江東公私合

力賑救爲米一百四十二萬去歲江西賑濟興國一軍除民間
勸誘所得出於官者自當七萬其視青州一路會稽一郡所費
寔相倍蓰則知今日公私誠是困竭不宜復有小歎國家水旱
之備止有常平義倉類年旱曠發之略盡今所以爲預備之計
唯有多出緡錢廣儲米斛而已又言揀荒之政莫急於勸分昨
者朝廷立賞格以募出粟富家忻然輸納故庚子之旱不費支
吾者用此策也自後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多方沮抑或恐
富家以命令爲不信乞詔有司施行

浙東提舉朱熹與丞相王淮書曰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
而侍從外而牧守皆可以交結附託而得明公不此之愛而
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爲重惜名器之
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
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

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誤可謂盡矣然自旁觀
論則亦可謂不思之甚也

寧宗嘉定二年起居卽賈從熟言出粟賑濟嘗有常典多者至
命以官固足示勸然應格霑賞者未有一二偏方小郡號爲上
戶者不過常產耳今不必盡責以賑濟但隨力所及或糶或貸
廣而及於一鄉狹而及於一都有司劾實量多寡與之免役一
次少者一年或半年庶幾官不失信民必樂從從之

